

美国纽约南区法院

-----X

美利坚合众国，

诉

23 Cr. 118 (AT)

郭文贵

被告。

审判

-----X

纽约州纽约市，

2024 年 6 月 12 日

上午 9:00

庭前：

尊敬的安纳丽莎-托雷斯法官大人，

地区法官

-及陪审团-

出庭律师：

达米安-威廉姆斯

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

代表：迈卡·F·费根森

瑞安·B·芬克

贾斯廷·霍顿

朱莉 Ana·N·莫里

助理美国检察官

萨布丽娜·P·施洛夫

被告律师

PRYOR CASHMAN LLP

被告律师

代表：西德哈达·卡马拉珠

马修·巴肯

ALSTON & BIRD LLP

被告律师

代表：E·斯科特·舒里克

出席人员：

伊莎贝尔·洛夫特斯，法律助理，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鲁本·蒙蒂利亚，辩方律师助理

黄拓，普通话翻译

石峰，普通话翻译

唐玉马克，普通话翻译

( 审判继续；陪审团未在场 )

法官说：早上好，请通报一下出庭情况。

莫里律师说：早上好，法官大人。代表美国方面出庭的有朱莉 Ana·莫里、瑞安·芬克、迈卡·费根森和贾斯汀·霍顿。我们还有助理律师伊莎贝尔·洛夫特斯在场。

施洛夫律师说：早上好，法官大人。代表郭先生出庭的是萨布丽娜·施洛夫、卡马拉珠、舒里克和巴肯。当然，郭先生也坐在我旁边。

法官说：请坐。昨天，辩护律师对政府质询海瑟姆·哈立德关于 Ana Izquierdo 和 Limarie Reyes Molinaris 在 G-Clubs 仲裁程序中所作陈述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辩护律师认为，哈立德先生的证词将违反联邦证据规则 608(b)，该规则禁止使用外部证据来“证明特定实例的证人行为，以攻击或支持证人的真实性格”。具体而言，辩护律师认为，哈立德先生关于 Izquierdo 多和莫利纳里斯陈述真实性的证词将是不允许的外部证据，涉及具体的不诚实行为实例。根据美国诉 Atherton 案，936 F.2d 728, 734 (第二巡回法院 1991 年)和美国诉 Abel 案，469 U.S. 45, 51 (1984 年)，如果证词仅对证人的真实性格具有证明意义，则根据规则 608(b)是不允许的。

在本案中，政府并非仅为攻击 Ana Izquierdo 女士和 Reyes Molinaris 女士的性格而提供哈立德先生的证词。政府提供他的证词，旨在证明 G-Clubs 的代理人在仲裁中为了 RICO 集团而歪曲事实。因此，异议被驳回。还有其他问题需要提出吗？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认为今天上午有几项议程。

法官说：好的。

芬克律师说：如果法官大人同意，我们可以从时间安排开始。

法官说：好，请稍等片刻。

( 停顿 )

法官说：继续。

芬克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双方已经商议过，政府理解为辩方不反对下周审判日延长 30 到 45 分钟。政府已经仔细考虑了剩余的证人数量，包括大幅精简——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精简——并且考虑到法官告诉陪审团的情况，即整个审判将在 7 月 12 日之前结束，包括审议和所有环节。鉴于当前的进展以及我们所处的阶段，如我们所提到的，我们落后了。一些交叉质询和直接质询的时间较长，以及一些技术上的后勤问题等，总体来说，政府认为如果法官大人和陪审团——当然，最终还是取决于陪审团的意见——政府请求法庭下周进行全天审理，无论法官大人的全天是到 4 点还是 4 点半。再加上日程中插

入的一些之前定好的额外休息日，这样做将使各方和法庭，特别是陪审团，能够赶上我们将在那个星期三失去的时间。这样的话能让我们重新回到正轨。辩方有辩护证据。据我们了解，他们至少有三位专家证人，一位总结证人——或者，抱歉——两位专家证人，一位总结证人，以及三到五位事实证人；当然，被告可能会选择就本案问题作证，他是否作证不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可以考虑他选择作证的决定在后勤上的影响，这显然会延长审判时间。然后还有两天——我看到法官大人要说话。

法官说：是的。你们是建议下周有一天是全天还是所有天都是全天？

芬克律师说：政府的提议是，为了赶上进度并考虑到周三和未来的休息日以及辩方案件的长度，下周四天我们都全天工作，到4点或4点半，或者是法官大人平时全天庭审的时间。这将使政府能够赶上进度并回到正轨，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法官说：你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芬克律师说：关于时间安排没有。还有其他问题。我不知道您是否想——

法官说：我会听听辩方对时间安排的意見。

卡拉马珠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正如芬克律师提到的，辩方确实同意将时间延长30到45分钟，因为这是我们理解的政府在仔细审查并考虑其证人的情况下最初向法庭提出的请求。

法官说：请大声一点或靠近麦克风说话。

卡拉马珠律师说：抱歉。那么我们——谢谢，施洛夫女士。我们同意，因为我们认为这就是政府所需的时间来赶上进度。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每天的完整庭审有一个困难之处是，这次审判的每一周，政府的证人名单每天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时甚至是在预计证人作证的前一天。因此，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就很难处理，坦率地说，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准备，而政府每周都将庭审延长到全天，我们也很难考虑法官大人给我们的关于缩短交叉询问的建议。

所以我想问，坦率地说，政府的分析中有了哪些变化，因为这种情况不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预期的交叉询问的时间长度。他们的建议是我们已经落后了几天。我们查看了交叉询问时间，它们通常与直接询问的时间差不多或更少。我们理解法官大人对我们的指示，要求我们去掉重复的问题，我们会尽力做到这一点。但这个想法是，我们，辩方，会在准备方面受到不利影响，因为政府不断变更其证人，当政府控制着时间表，政府控制着想要传唤的证人，政府，坦率地说，甚至控制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给法官大人举一个例子。我预计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将有相同的证人再次作为总结证人作证，埃斯皮诺扎女士。

她上周或前周已经作证了。我相信她会在庭审结束时作为另一个总结证人作证。我不知道关于什么，但似乎是关于非常相似的话题。

同样——舒里克律师可以在问题出现时更详细地说明——我们在周一向政府提出了关于他们的一位证人的 701 问题，这位证人很可能今天作证。昨晚 10:30 我们收到政府打算就此问题提交一封信的通知。我们仍然没有看到这封信。我相信他们今天早上进行了协商。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事情，正在拖延时间安排，与交叉询问无关。我理解我们现在的状况，但我们确实需要平衡这两件事。因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政府要求的 30 到 45 分钟是合理的，如果他们在履行承诺方面遇到困难，他们可以简化他们的案件。他们不需要传唤三个总结证人来谈论同样的事情。他们不需要传唤 14 名受害者来谈论同样的事情。所以他们也可以控制时间安排，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们预期有 14 名受害者吗？

卡拉马珠律师说：这是他们通知我们的，法官大人。我相信是 14 名。

芬克律师说：不。直接回答法官大人的问题是否定的。如我在发言开始时提到的，政府正在考虑对其案件进行重大简化。让我回应一下辩护律师说的一些事情。首先，昨天我们进行了，我认为是富有成效的对话，政府解释说 30 到 45 分钟是不够的，因此辩护律师知道政府在考虑下周整个星期的庭审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今天将作证的总结证人和希望下周作证的总结证人，将讨论不同的货币交易，政府将通过这些总结证人展示诈骗所得如何被用于购买兰博基尼、法拉利、马瓦豪宅和个人物品。正如法官大人从之前的简报中知道的那样，大约有 500 个银行账户和可能一千多笔交易。解释这些并将其纳入证据需要时间。但我们正在简化。就受害者而言，如果我们能到那一步的话，我认为今天应该就有一名作证。

然后可能还有一名，或许再多一名，但大概只有一名。直接回应辩护律师提出的一些问题，在每个审判中，都有一些后勤问题需要对一周的证人进行一些调整。在这次审判中，哈立德先生，作为例子来说，被通知在第一次完整的审判周作证。这没有发生，因为交叉询问时间太长了。然后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有一位证人从外国飞来，只能在这里待一个星期，我们还有其他证人的旅行问题。哈立德先生，恰好是本地人，我们可以控制他的时间安排，所以我们不得不调整他的时间表。还有一位证人周末从欧洲旅行，周六早上到达。我们计划周一一早传唤他。在与他会面后我们决定，我们想简化我们的案件，我们不是真的需要他。所以我们把他去掉了，这本来是为了帮助解决问题，但为了适应其他

证人的时间安排，我们不得不在时间表中替换他，包括一名可能在周五传唤的证人，但他住在波多黎各，直到今天才到达。所以我们不得不安排一名新证人。这些事情经常发生。还有一件事，法官大人，关于交叉询问，我相信在对李女士的交叉询问的最后，政府对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异议，导致了一个边栏会议。边栏会议大约持续了 10 到 15 分钟。有某种争论。法官大人驳回了我们的反对意见。然后我们继续作证，辩护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甚至没有问到那个导致边栏会议的问题。我不确定如果我们的反对意见针对的是一个辩护律师甚至没有打算提问的问题，那为什么会需要那个边栏会议。昨天，在哈立德先生的交叉询问期间，我们花了 15 到 20 分钟讨论 Victor Cerda 是否收到邀请加入 Crane 咨询集团的邮件。我不知道这与他的可信度或郭先生在 RICO 集团中的参与有何关系，但这没关系，他们有权交叉询问证人。最重要的是——这是政府的看法——法官大人告诉陪审团这个审判将在 7 月 12 日之前结束。我错误地预测了——法官大人是对的——我们将在 7 月 4 日之前按计划完成。我不认为那还会是事实，我很高兴法官大人有我没有的智慧。但是要在 7 月 12 日之前完成，我们需要额外的时间，我们的建议是下周四天全天工作。周三休息，这将使陪审员有时间处理他们的生活所需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强制的要求。我们都在进行庭审中。我认为我们都希望高效地推进这个审判。我们当然会尽一切努力与辩方合作，与他们沟通，告知他们当我们需要更换证人时会有哪些证人——有时会发生变化——证物会更换。我们正在尽我们所能提高效率。但坦率地说，30 到 45 分钟的延长是不够的。

我们正在考虑，法官大人，请您知道，削减证人。政府正在考虑削减证人，我对此感到惊讶，但我们正在考虑这样做以简化案件，正如我所说的，以达到目的并满足法官大人向陪审团概述的截止日期和结束日期。但是即使有这些削减，如果我们下周仅增加 30 到 45 分钟，我们将在 7 月下旬结束，考虑到辩方案件的长度，考虑到我们必须提出一些证人以证明我们的案件。这有很多指控，这是一个复杂的局。我们有一个必须满足的负担。因此我们请求法官大人询问陪审团是否可以下周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全天开庭。

法官说：我会考虑的。

卡拉马珠律师说：法官大人，我想补充一个澄清。我相信芬克律师提到在李女士作证结束时的边栏会议。我认为那是关于翻译问题，而不是政府的反对意见。

他还提到了导致政府最初请求延长庭审时间的旅行问题。我们配合了解决了那些旅行问题，不仅两名受害者——或者说，抱歉，两个证人及时完成了他们的证词以进行他们预定的旅行，我们实际上还在那之后还有时间引入了另一位证人，并且如果不是因为政府在当天结束时提出反对并引发边栏会议的话，我们本可以完成那位证人的证词。所以辩方当然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且已经与政府合作推进了这一部分。而且我们只是无法理解芬克律师所说的，“这将使陪审员有时间处理他们的生活”，而实际上他指的是从他们那里拿走两个小时，让本可以在威彻斯特的陪审员不得不在 4:30 或 5 点离开法庭。

芬克律师说：我认为对陪审员的问题是，法官大人，陪审员是否希望审判在法官预测的 7 月 12 日结束，还是希望继续到月底。我显然不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但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我不认为在庭审期间每天额外增加一个半小时会有什么不利影响。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在庭审中。我确信辩护团队像政府团队一样努力工作，基本上是全天候，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我们已经这样做几个月了。我相信他们也是。这就是庭审实践的性质——特别是在这个区。

政府的观点是，为了满足法庭告诉陪审团的 7 月 12 日的日期，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有很多原因。我们可以互相指责谁负责，但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我们请求法庭考虑并询问陪审团下周是否可以全天庭审。我们可以转向其他问题，如果法官大人愿意的话。

法官说：是的，请讲。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关于哈立德先生的交叉询问，在今天开始之前，施洛夫女士告知我她想要询问哈立德先生关于政府在发现过程中提供的一段录音。这不是我们在直接询问中引入的录音之一。我问施洛夫女士她试图引入它的依据是什么。我们不质疑录音的真实性，但我们质疑其可采性和相关性。这是一段 Zoom 或 WebEx 录音，是哈立德先生和其他两个人几年前对一名候选人的面试录音。我们的理解是，这是 Zoom 或 WebEx 自动记录会议的方式，恰好保存到了他的电脑中。在查看他的所有物品并向政府提供录音时，他交出了这段录音。所以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引入它。我们认为它没有相关性。如果施洛夫女士想证明他录制了其他对话，她可以通过提问来做到。但这是传闻，没有理由将其作为证据。

法官说：录音中讨论了什么？

莫里律师说：这是对一名候选人的面试，由 G-Clubs 的 CEO Limarie Reyes、财务总监 Alex Hadjicharalambous 和哈立德先生进行。一段是对候选人的面试，另一段是内部反馈会议。

法官说：我认为这涉及到个人的资格问题，这是主题吗？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主题不仅仅如此，法官大人。首先，唯一似乎拥有这段录音的人是哈立德先生。我想告诉陪审团的是，哈立德先生不仅录制了所谓的随机通话，他录制了很多事情，也许他是一个惯性录音者。我不知道。但他为什么录音并不重要。

第二，谈话和面试本身是相关的。哈立德先生在面试中撒谎。他告诉候选人他在郭公司工作了四年，在 GTV 工作了四年，这是假的。他还谈到了当时郭公司的情况，面试候选人的其他参与者非常坦率地告诉候选人办公室是混乱的，他们在寻找一个有经验的人来应对这种混乱。所以即使这些陈述不是真的，关键是这些话被说出来了。它反映了哈立德先生的心态。它显示了他对这个公司的认识，这是一家成长中的公司，大家都在采取措施解决人事团队中的漏洞。哈立德先生说事实并非如此，所有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他感到非常失望。所以这使得这次谈话具有相关性。我不打算——我只是想非常明确——在这次交叉询问中，除非证人以特定方式作证，否则我不打算重播昨天播放的通话或播放这次通话的全部内容。我要求政府承认其真实性以节省时间，我显然不需要让他听完整个通话，法官大人。

法官说：关于你所说的通话中的谎言，你想用这段通话来质疑哈立德先生的可信度。

施洛夫律师说：不仅是质疑他的可信度。还要显示他当时的特定心态。这是他如何看待自己的。他将自己作为这个团队的一部分，描述他与他们的长期关系。这与他在直接询问中对陪审团描述的那种关系完全相反。

法官说：他已经重新表述过了吗？

施洛夫律师说：对。所以他最初说，我在 GTV 时充满热情，但后来变得幻灭，觉得这是一场大骗局，都是欺诈；然后他参与了一次面试，他在面试中说，来加入我们吧，我们是最棒的。所以我认为这就是这段录音本身相关的部分原因，法官大人。

法官说：那你提到的混乱问题呢？这怎么相关？

施洛夫律师说：因为哈立德先生说，他在那里的第一周非常混乱，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人们忽视了问题。而这段录音显示，不仅问题没有被忽视，他们还识别出了问题。公司是新的，是一家初创公司，有很多混乱，他们在寻找一名候选人，寻找一个能帮助他们应对混乱的员工。我相信有一个面试问题是这样问候选人的：请给我们一个你如



何处理混乱工作环境的例子。这就是我们公司。所以没有撒谎，没有隐瞒任何事情。这是一个真正的实体，试图建立一个真正的业务，我们应该被允许展示这一点。

法官说：这段录音有多长？

施洛夫律师说：我不知道有多长，但我真的不打算——我不需要播放超过一个片段。即使我不播放任何片段，我仍然会寻求将其——采纳为证据，因为部分原因我们采纳了一切，法官大人，不仅仅是为了展示给陪审团，还因为我们想在总结时使用它，所以我们想采纳它。这也是我们想要录音被采纳的原因。政府不仅知道这段录音的存在，我的意思是，很抱歉他们发现得晚了。我们之前就知道了。而且它一直是交叉询问的一部分。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辩护方试图引入这段录音作为外部证据来质疑证人的可信度，这是不适当的。首先，如果他们要这么做，他们需要先质问他是否撒谎，而这还没有被确定。我不认为有任何依据。从施洛夫女士所说的她为何寻求引入它的理由来看，面试中的陈述完全与他的证词一致。确实有人在 G-Clubs 工作。Reyes 女士是面试的参与者之一，她在 2021 年 4 月成为临时 CEO。所以这不是他所说的第一周，当时一切都很混乱，没有基础设施。这是在他在 GTV 和 G-Clubs 工作较久之后的事情。是的，这与他说情况一致，他们开始建立团队，但后来，他的理解是这实际上只是一个洗钱操作。此外，这也与他的心态无关。政府的观点是，没有理由——没有理由——引入这段录音。最后一点，我要说的是，这毫无疑问是传闻。毫无疑问这是传闻，政府认为它根本不应该被引入。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在整个案件过程中，他们坚持认为这些公司只是幌子，无论是在某个时间点，还是在结束时。整个过程中，他们的全部证词是——他们经历了所有这些。莫里律师花了五个问题询问只是为了暂停录音说，他们称这些人为投资者，不是会员；他们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他们得到了什么好处，没有。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暂停，当那个文件作为证据时，录音作为证据时，她只需要跳过所有这些并总结它。就像卡普兰法官说的，文件本身说明了一切。因此，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可以展示这实际上不是骗局，这不仅仅是一个门面，这不是一个洗钱操作。人们在那段时间里一直在努力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实体。

而法官大人，他们指控了 RICO。他们一直称这是一个欺诈案件。这不是一个欺诈案件。我们被允许展示——实际上，辩方未能提出这是一个实际的真实业务问题，这是在制造一个 2255 的问题。我有权展示这是一项真正的业务。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施洛夫律师可以向证人提问所有这些话题。这里的问题是录音是否相关和可接受，它不是。她打算为了证明真实性而提供这份庭外陈述。我还要指出，政府在此案中的立场不是这些公司不存在，而是它们实际上作为 RICO 集团的工具而被建立。确实有真实的员工。我们期望 Reyes 女士作证——她是 CEO——她认为自己在运营一个合法的会员公司。但实际上，真正负责的人是郭先生和他的关键共谋者，他们知道他们为了这个大规模的数十亿美元的欺诈建立了这个空壳游戏。

另一个我要提的点是，施洛夫律师说她想引入这个录音来证明证人录了各种各样的对话。除了政府与证人讨论的录音以及那段时间的其他录音，这些录音支持了协议，这是我们知道的唯一的其他录音。如我所说，据我们了解，这是在 Zoom 或 WebEx 会议期间自动录制的。你可以按一个按钮录制会议，这就是它的来历。它碰巧被保存到了他的电脑上，所以他提供给了政府。最后，法官大人，这只是典型的传闻。

施洛夫律师说：唯一按按钮的人是哈立德先生。其他人没有按那个按钮。更重要的是，如果政府愿意承认这些确实是合法的企业，并且他们同意这一点，我们很乐意跳过所有关于这是否是一个合法和正常运营的企业的话。而且我提醒法庭，法官大人，一遍又一遍地，莫里律师问他，G-Clubs 是否提供了任何福利，G-Clubs 是否提供了任何服务。她暂停录音并说，这里有没有关于 G-Clubs 服务的讨论？没有。

法官说：我将允许播放录音。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

法官说：还有什么吗？

施洛夫律师说：没有，法官大人。法官大人，政府——我可以稍等一下吗？

( 律师讨论 )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昨天与哈立德先生和法庭的对话，并建议他与他的律师交谈，据我们从他的律师那里了解，他们有机会交谈。我们还了解他打算回应任何向他提出的问题。但我们请求防止辩方询问任何关于法庭昨天与证人的对话，包括提醒他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带来的潜在风险。这属于 403 条款，我们坚信辩方不能对此进行询问。

法官说：我确信他们不打算询问我的讨论，对吗？

施洛夫律师说：当然不会，法官大人。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我有——抱歉，我想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它涉及到政府今天预计将作证的一位受害者证人。我只是想至少给法庭一些背景。也许我们可以在午休时处理。

但这是一个曾经是香草山农场成员的受害者证人。她为该农场做翻译志愿工作。她在一个聊天群组——要么是 WhatsApp，要么是 Discord 聊天——与其他成员和其他做翻译工作的志愿者在一起。政府打算通过这个证人提供的三四个证据是她在这个群组中分享的文件。文件是由张勇兵分享的，如果法官大人记得，他是那个试图强迫李雅女士签署虚假宣誓书的律师。他是一名律师，并在群组中分享了这些文件。她没有真正处理这些文件，但她有这些文件的副本。

为了让法官大人了解这些文件是什么，它们不是——它们不是法律文件——我理解辩方说香草山农场，纽约农场，打算对这三份证据主张特权。为了让法官大人了解这些证据是什么，其中一个郭先生、余建明和魏丽红之间关于调和农场贷款计划电汇的对话截图。这是他们之间的 WhatsApp 对话截图。它只列出了发送者、日期和金额。这是一个。另两个，我相信是——两三个 Excel 表格，再次显示了类似的信息，只是电汇信息。这些文件中完全没有法律建议。政府不认为这些文件有任何有效的特权主张。只是想提出这一点，以便我们可能避免在受害者作证期间进行任何边栏会议。我们希望，按照芬克律师早些时候的陈述，简化这位受害者的证词，以保持良好的进展速度。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认为费根森律师在描述中遗漏了一些关键事实，这些事实与特权主张有关，我只想说，我的理解是香草山的外部律师，可能已经在这里或者很快会在这里——

口译员说：律师，您需要对着麦克风讲话。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对不起，抱歉。——香草山的律师，可能已经在这里或者很快会在这里，将正式主张特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辩方昨晚第一次了解到的，因为——

法官说：这不是应该由郭先生来主张特权吗？

施洛夫律师说：不，法官大人。这是——这些通信是在一个聊天群组，一个 Discord 聊天群组——也许是另一个聊天群组，另一个平台的聊天群组——中进行的，涉及到香草山，也就是纽约农场，对魏丽红提起的诉讼，法官大人可能还记得，她曾经负责 VOG，接受了私募资金。香草山声称她偷了资金，并对她提起了诉讼。所以这里涉及的通信，包括电子表格和费根森律师提到的屏幕聊天，都是在那个诉讼背景下进行的通信。

更具体地说，法官大人，这位所谓的受害者与政府昨晚首次向我们提供的保密协议有关。保密协议明确指出她是——在顶部——我们当然可以向法庭展示更多细节，但它在顶部明确指出，这个人提供的翻译服务是与那个诉讼有关的。然后它继续说，基本上这是一个标准的 NDA，规定她将保密，因为她在为香草山的诉讼提供这些服务。这些只是一些补充的事实，可以帮助法庭更好地了解情况。现在——

法官说：你们预计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会出现？

舒里克律师说：我认为我们预计——费根森律师可以比我更好地解释，法官大人，这是他的证人，但假设我们能轮到这个证人，我认为我们今天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她在哈立德之后，是哈立德之后的第二个。

费根森律师说：没错。是哈立德、埃斯皮诺扎女士，然后是这个受害者。

舒里克律师说：所以，法官大人，我们的观点是，香草山已经主张特权。关于这四个左右的文件，肯定有一个有效的特权主张。我认为我们对这些文件的适用范围是一致的。有四个文件。而且在政府打算询问证人之前，这个问题肯定需要解决。

法官说：你们的立场是这四个文件与诉讼有关。

舒里克律师说：正确。

法官说：继续。

费根森律师说：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特权文件，法官大人。它们不是法律文件。它们是电子表格。而且还有一个 WhatsApp 聊天的截图，不是与任何律师的聊天。首先，它们不是特权文件。其次，法官大人，这是香草山的受害者。正如法官大人反复听到的，他们让这些受害者签署各种协议。这是诈骗计划的一部分。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有效的特权主张。它们不是特权文件。如果法庭担心这里可能存在某种特权，这显然是欺诈犯罪，法官大人。农场贷款计划肯定属于欺诈犯罪，你甚至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些文件根本不是特权文件。它们只是 Excel 表格的截图。

法官说：这些截图和 Excel 表格怎么就成为了特权文件？

舒里克律师说：我理解的这个诉讼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当然香草山的外部律师比我更了解，可能能够纠正我，但我的理解，法官大人，是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被偷了多少钱。基本上就是损失的问题，香草山的损失是什么，这就是这些文件所要证明的。这些电子表格似乎是在 Discord 聊天中由律师们传播的。这些文件中有许多部分是中文的，所以它们被转到这个群组，作为香草山方面努力的一部分，它将决定香草山要主张的损害赔偿数量和他们能证明什么。

法官说：那么这是香草山在说被告的什么吗？

舒里克律师说：他们没有说关于被告的任何事情，法官大人。

法官说：在诉讼中，他们在对被告提出主张。他们的主张是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抱歉，当你说——是的，对魏女士，没错。

法官说：他们声称魏女士挪用了资金，对吗？

舒里克律师说：对的。

法官说：好的。这都是 RICO 集团的一部分，它们可以作为证据。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费根森律师说：没有了，法官大人，谢谢。

舒里克律师说：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对不起，法官大人——也与今天可能出现的另一位证人有关，也许甚至——我们确定要怎么做吗？好的。只是为了让法官大人提前有个了解，有一位证人将在刚才讨论的受害者之后出场，罗伯茨先生，他是名为 Bitgo 的公司的代表，Bitgo 是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外部供应商。而且辩方在收到罗伯茨先生的通知后——罗伯茨先生将本周作证的通知——我们在周一发送了一封信通知检方，我们认为他的预期证词实际上是专家证词，但并没有提前告知。看起来政府计划让罗伯茨先生作证关于加密货币的问题，例如本案中的加密货币到底是不是真的加密货币，而法官大人一定记得这些是双方专家争执不下的主题。

所以我们给政府发了通知——嗯，通知并不多；我们写信给政府希望他们保证不会引出那种证词，这实际上应该是在专家作证时才出现的。而且我们刚刚在今天早上法官大人出庭前的讨论中第一次听到政府的立场是，罗伯茨先生可以谈论这些问题。我不想歪曲事实——如果我说错了，霍顿先生可以纠正我——但我的理解是政府的立场是他可以就这些问题作证，因为在他在 Bitgo 工作时，审查和尽职调查是他工作的一个部分，因此他可以作证关于他对这些加密货币或交易所的结论。再一次，我们的观点是——我认为这是非常明确的——这是专家证词。

法官说：我们预计罗伯茨先生什么时候作证？

霍顿律师：不，法官大人，我们预计他今天不会出庭。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准备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明他的证词和为什么这些证词是可采纳的。

法官说：好的。那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请让陪审员进来。

( 陪审团到场 )

法官说：请坐。

早上好，陪审员们。

陪审员们说：早上好。

法官说：我有一些好消息，下周三我们不上庭。你们下周三可以休息一天。但是由于超出我和各方控制的情况，我们进展缓慢。我不想将审判延长到我给你们的 7 月 12 日的结束日期，所以我提议下周只有四天——周一、周二、周四、周五——从上午 9:30 到下午 1 点，我们休息一个小时，然后从下午 2 点到 5 点继续。所以请考虑一下。你们可以在午休时考虑一下。回来后，我们将在午休后继续讨论。哈立德先生，请记住你仍然在宣誓下。我们将继续交叉询问。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哈立德继续作证。

施洛夫律师继续交叉询问：

问：早上好。

答：早上好。

问：哈立德先生，让我给你看标记为辩方证物 60538 的文件。

施洛夫律师说：这只是给证人看的，谢谢。

问：先生，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看一下这个文件。你认得这个文件吗，先生？

答：是的。

问：这是什么？

答：这是一份宣誓书。

问：是谁的宣誓书？

答：太平洋联盟亚洲机会基金。

问：让我再问一遍。谁签署了这份宣誓书？

答：谁签署了这份宣誓书？

问：是的。

答：我签署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辩方此时提议将辩方证物 60538 作为证据。

法官说：没有异议吗？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目前反对。我们不理解此证物的目的。

法官说：好的。那么请你们过来一下。

( 边栏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哈立德先生在宣誓书的第 5 段中作出声明——我认为他不会在那里找到，但——基本上说他以及 Crane 与郭先生没有关系，他在宣誓下这样说。

法官说：所以你要质问他，你会问他：你在某天说了某事吗？

施洛夫律师说：不。我只是要问这份宣誓书是否在宣誓下签署的，是否是他签的，第 5 段是否准确反映了他在宣誓书中写下的事实。

法官说：但目的是质疑其可信度。

施洛夫律师说：这也是为了展示他在 5 月 17 日签署文件时的心态。

法官说：这是为了质疑其可信度。所以你可以质问他，如果他说是，你就得接受他的回答。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

法官说：好的。

( 回到公开法庭 )

施洛夫律师继续问：

问：哈立德先生，你在 Pax 诉讼中签署了一份宣誓书，对吗？

答：你能重复一下吗？

问：当然。你签署了一份宣誓书，对吗，并作为 Pax 诉讼的一部分提交？

答：是的，我签了。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请求在文件被接纳之前将其取下。

法官说：没有展示给陪审员。

施洛夫律师说：没有。

证人说：但是我能看整个文件吗？有 1 到 3 页。

法官说：你可以看。继续。

施洛夫律师说：我可以上前吗，法官大人。

法官说：可以。

施洛夫律师说：我只是——让证人有一份纸质的副本可能更方便。

法官说：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可以。

答：你能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吗。

问：我的问题是：你记得签署并提交了一份宣誓书作为 Pax 诉讼的一部分吗？

答：这份宣誓书，是的。

问：当你提交那份宣誓书时，你知道你是在提交你宣誓为真相的事实，对吗？

答：关于实际的事实？

问：是的。

答：以及我拥有的文件，是的。

问：好的。你记得那份宣誓书是由公证员公证的，对吗？

答：是的。

问：作为宣誓书的一部分，你做了一些声明，对吗？

答：是的。

问：其中一个你在宣誓下的声明是，你没有信息表明花旗银行账户或任何 Crane 银行账户有或曾有资金属于郭先生或他有经济利益的实体，对吗？

答：在文件上，是的。

问：你在宣誓下做的这样一个声明，对吗？

答：在文件上，是的。

问：好的。你能解释一下你说的“在文件上”是什么意思吗？

答：所以任何进入 Crane 的付款都没有以郭的名字作为受益人。郭的名字不在上面。

问：但是你说它们没有属于郭的资金，对吗？

资金可以属于某人而没有他们的名字在上面，对吗？

法官说：不要作证。

问：你说任何属于郭的资金时是什么意思？

答：即他的名字在上面的话。

问：所以你的宣誓书中，当你说某物属于你时，你的意思是你的名字必须要在上面。



答：当涉及资金和我拥有的文件时，是的，我是这样说的。

问：然后你说“或他有经济利益的任何实体”，对吗？

答：是的。

问：你这样说时，你的意思也是说在文件上，如果他的名字出现，还是你实际上是想说你在宣誓下写下并宣誓的内容，他有经济利益的任何实体？

答：我的声明是基于文件的。

法官说：你说基于文件是什么意思？

证人说：基于账户中的实际电汇。

法官说：你能更详细地解释一下吗？

证人说：好的。所以有 1300 笔电汇转账进入该账户，即花旗银行的账户。这些付款中都没有具体提到郭的名字。

法官说：继续。

施洛夫律师继续问：

问：好的。你说，“我没有任何信息证明花旗银行账户或任何 Crane 银行账户有或曾有属于郭或他有经济利益的实体的资金”，对吗？

答：文件上是这么写的，是的。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哈立德先生，你收到的用于 G-Clubs 的电汇，郭先生有控制权，对吗？

答：对。

问：如果他有控制权，你认为他对这些电汇有经济利益，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当你说他没有经济利益时，那并不是真实的陈述，对吗，根据你的说法？

答：理论上，不是。

问：那实际情况呢？

答：根据账户和电汇的文件。

问：宣誓书上是否写道，“根据文件和电汇——”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问：“——没有资金属于——”

法官说：反对无效。

问：“——（没有资金属于）郭先生，但我个人认为他对进入 G-Clubs 的所有资金都有经济利益”？你在宣誓书中这样说了吗？

答：没有。

问：你能告诉陪审团宣誓书的日期吗？

答：2021 年 5 月 17 日。

问：到 2021 年 5 月 17 日，你录制了多少次录音？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数量。

问：好的。让我们继续。哈立德先生，在 2020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1 年 5 月 13 日期间，你转移了大约 1.08 亿美元吗？

答：你能重复一下日期吗？

问：2020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1 年 5 月 13 日。

答：我可能有，是的。

问：让我给你看标记为政府证物 MSS80 和 MSS96 的文件。在我们调出这些文件时，哈立德先生，5 月 12 日这个日期对你有任何重要意义吗？

答：你问什么？

问：5 月 12 日这个日期对你有任何重要意义吗？

答：我不确定。

问：好的。让我引导你看第一页右下角，好吗？你看到账户号码了吗？抱歉，文件的质量不好。你看到账户号码 552069134 吗？

答：我看到了，是的。

问：好的。如果你看同一证物的第 7 页，以 80 结尾的，你看到 2021 年 1 月 26 日转账的 5000 美元到一个 136 结尾的账户，这是政府证物 96。你看到了吗？

答：是的，但你能——你能给我看实际的对账单吗？我看不到对账单。

问：这有帮助吗？

答：嗯嗯。

问：你看到右上角的那一列了吗？

答：看到了。

问：让我为你突出显示一下以方便你查看。

答：谢谢。

问：活跃资产账户，对吗？我不确定是单数资产还是复数资产。我道歉，不是故意误导。

最上面——如果你能为他突出显示——Crane 咨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托管人Haitham 哈立德，对吗？

答：对。

问：那是 136 账户，对吗？

答：对。

问：那是你的个人摩根士丹利账户，对吗？

答：突出显示的那个？

问：不。转入这笔钱的是你的个人摩根士丹利账户，对吗？即证物 96，文件 96 结尾的那个。你看到了那个转账吗？

答：看到了。

问：好的。你转了 5000 美元到那个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日期是 2021 年 1 月 26 日，对吗？

答：对。

问：好的。现在我们到 96 结尾文件的第 7 页，你能告诉陪审团这笔钱从哪里来的吗？

答：那 5000？

问：是的。

答：从另一个摩根士丹利账户。

问：另一个摩根士丹利账户的名字是什么？

答：Crane。

问：然后还有另一个转账，如果你看第 30 页，100 万美元，对吗？我们现在回到 80，政府证物 GX MSS80。你看到，第 30 页，有一笔 100 万美元的转账，对吗？

答：对。

问：然后还有另一笔 100 万美元的转账，对吗？

答：对。

问：那是从 Crane 账户转出的，对吗？

答：是的。

问：这些钱去了哪里，先生？

答：账户末尾是 136。

问：136 账户的所有者是谁？

答：是我。

问：那是你的个人账户，对吗？

答：对。

问：第一次转账是 2021 年 4 月 5 日，对吗，第二次转账是 4 月 20 日？

答：是的。

问：谢谢。现在让我们回到前面。

施洛夫律师说：你可以把那个（证据）拿下去了，谢谢。

问：你也从 Crane 账户转账到你在第一资本公司的个人账户，对吗？

答：我需要看看。

问：你不记得了吗？

答：不记得了。有很多转账。

问：你记得一笔 129,000 美元的转账吗？

答：我需要再看看。

问：让我看看我是否能给你展示一个文件来刷新你的记忆，好吗？

答：好的。

施洛夫律师说：这只是给证人看的，不是给陪审团的。

问：你看到第三个要点了吗？

答：看到了。

问：这是否刷新了你对那次转账的记忆？

答：没有。

问：好的。你有一个第一资本公司账户吗？

答：有。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能看一下哈立德先生面前文件的最上方吗？

问：这是否刷新了你对那次转账的记忆？

答：没有，女士。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你可以把那个拿下去了。

问：哈立德先生，你在直接询问中谈到了你的费用，对吗？你记得吗？

答：对。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你认为你应得 270 万美元的费用，对吗？

答：对。

问：现在要赚取超过 200 万美元的费用，你需要清算超过 1 亿美元，对吗？

答：对。

问：而当你在 2021 年 4 月从 Crane 账户转移 200 万美元到你的个人账户时，你还没有清算接近那个金额，对吗？

答：对。

问：即使是简单的数学计算，你也没有权利获得那个金额，对吗？

答：你说的权利是什么意思？

问：你昨天作证说你认为你应得这笔费用，是你清算的所有资金的 2%，对吗？

答：对。

问：好的。那么算数上，当你拿到那 200 万美元时，即使从数学上看，你也没有权利获得它，对吗？因为你只能获得你清算金额的 2%，而你还没有清算那么多，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复合问题。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我只是想节省时间。我愿意一步一步地问。真的，我愿意。

法官说：好的。把问题分开来问。

答：你可以。

问：你想让我再试一次吗，哈立德先生？

答：不，你可以——

问：抱歉？

答：你可以吗？

问：当然。

答：重复一下？

问：当然。你昨天说你要收取 2% 的费用，对吗？

答：这是与王雁平、郭强、Ana 达成的协议，所以不是我直接向他们收费。请讲。

问：不管是谁同意的，你在收取费用，对吗？王雁平没有收取费用，对吗？

答：对。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问：郭强没有收取费用，对吗？

法官说：他已经回答了是。

问：好的。那么我继续。你要收取 2% 的费用，意味着你要获得 270 万美元，你必须清算超过 1 亿美元，这只是简单的数学，对吗？

答：对。

问：好的。到 2021 年 4 月为止，你还有超过 1 亿美元没有清算，对吗？

答：对。

问：所以你只是任意地从 Crane 账户转移了 270 万美元到你的个人账户，对吗？

答：不。我相信 100 万美元被转回了。我认为那是一个错误。

问：我没有问它是否被转回，先生。我只是问你，根据我给你展示的文件，那 200 万美元被转到了你的个人账户。

答：是的。

问：好的。

答：再次，我的回答是，那 200 万美元，其中 100 万，或者可能全部，都被转回了。我不记得确切的来回交易。

问：我相信莫里律师会在重新询问时澄清这一点。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不要提供证词。

问：坐在这里，你的证词是 270 万中的 200 万被转回了吗？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或者我们可以让记录员读一下答案。

答：我不记得每一笔交易了。

问：好的。那么当你同意这三位检察官放弃 270 万美元时，你实际上是在放弃你从未得到过的钱，还是你得到了又转回去的钱？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问题中包含了太多概念。你需要分开来问。

问：你同意放弃 270 万美元，对吗？

答：对。

问：现在你说 200 万美元被转回到你的账户，是转回到 G-Clubs，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误述证词。

法官说：反对有效。他说他不记得确切的数字。

问：好的。告诉我你认为你转回的大约数字。

答：我真的无法回答。我不记得了。

问：是 100 万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所以你转回了一些金额，这是你的证词，对吗？

答：对。

问：转回到 G-Clubs。

答：不，转回到 Crane 账户。

问：你转回到你的 Crane 账户？

答：对。

问：所以你保留在你的 Crane 账户里了。

答：回到 Crane 账户，然后当清算发生时，当我们进行清算时，它要么——要么去了 G-Clubs，要么留着或成为费用的一部分。

问：那么如果它回到 G-Clubs，为什么你同意放弃 270 万美元？

答：再说一遍，它回到了 Crane 账户，然后被清算给 G-Clubs。

问：好的。

答：然后赚取了费用。

问：对。但如果它合法赚取了，你为什么同意把它还给政府？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已问并已答。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你为什么同意把钱还给政府，退还这笔钱？

澄清一下：你为什么同意放弃这笔钱？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想提一下，我们请求——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她也不能提供证词。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只是请求法庭注意，哈立德先生没有义务就该话题与他的律师进行任何讨论。

法官说：是的。这不是透露他与律师的讨论的问题。他只是被问到：你为什么同意放弃 270 万美元？

证人说：这是协议的一部分。

由辩方施洛夫律师继续提问：

问：你在 2021 年 7 月 26 日与政府——莫里律师、芬克律师、费根森律师——和 FBI 见面，对吗？记得吗？

答：7 月？

问：2022 年 3 月 31 日怎么样？

答：可能。

问：你告诉他们，你把这笔钱转回到 Crane 账户了吗？

答：我不明白你的问题。



问：你刚才说你把钱转回到 Crane 账户，并把一些钱转回到 G-Clubs。你刚才作了这个证词，对吗？

法官说：那不是他的证词。他没有作证说从他的账户转出的钱转到 G-Clubs。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

法官说：他作证说钱从他的账户转回到 Crane 账户。

施洛夫律师说：他说一些转到 Crane 账户，一些转回到 G-Clubs。

法官说：那不是他的证词。

施洛夫律师继续问：

问：你能澄清一下，根据你的说法，那 270 万美元是转到哪里去的吗？

答：2 百万美元？

问：是的。

答：不是 270 万。

问：270 万美元。

法官说：好的。我理解你在问 2 百万美元。所以现在你在问 270 万美元？

施洛夫律师说：我会分开来问，法官大人。

问：2 百万，你说你把它转回去了，对吗？

答：我转回去了——是——转回到 Crane 账户。

问：全部 2 百万。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反对。这是误述。他说他不记得具体的交易。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个问题。

法官说：你把那 200 万美元从你的账户转到了哪里？

证人说：它要么留在那个账户里——我不记得是否——整个金额留在那个个人账户里或转回去了——大部分转回到 Crane 账户，作为一个错误。

由辩方施洛夫律师继续提问：

问：你在 3 月 31 日与莫里律师见面时告诉她这些了吗？

答：我不认为有人问过我。

问：你在 2022 年 5 月 12 日与她见面时告诉她了吗？

答：没有。

问：2022 年 6 月 27 日，你告诉她了吗？

答：再次，我不记得了。

问：2022 年 7 月 7 日，你再次与她见面。你告诉她了吗？

答：再次，我不记得了。

问：2022 年 11 月 2 日，你告诉她了吗？

答：再次，我不记得了。

问：2023 年 1 月 10 日，你告诉她了吗？

答：不记得了，没有。

问：2024 年 3 月 7 日，你告诉她了吗？

答：没有。

问：2024 年 3 月 8 日，你告诉她了吗？

答：不记得了。

问：2024 年 3 月 14 日，你告诉她了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403 条。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再次，我不记得了。

问：2024 年 3 月 25 日你与她见面时，你告诉她了吗？

答：告诉她我在转账时犯了错误吗？

问：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这笔钱回到了你所说的地方吗？让我换种方式问：账户之间的钱来回转账有数字记录，对吗？

答：对。

问：你有没有告诉她有数字记录，在这里？

答：我相信账单被提供了。

由辩方施洛夫律师继续问：

问：我问你是否向她提供了任何账单，显示你在 2021 年 4 月之后从你的个人账户转账到 Crane 账户？

答：我所有的发现都是通过律师发送的，所以我没有看到——

问：好的。可以说在所有这些日期中，你和莫里律师从未讨论过这个话题，对吗？

答：转账的话题吗？

问：是的。从你的个人账户转账回 Crane 账户的话题，你现在在宣誓下作证的内容？

法官说：你问的是什么日期？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刚才列举的所有日期。我不想重复它们。

答：转账的日期，比如逐一的确切转账日期。

问：是的，逐一的确切转账日期。

答：逐一，我不——我真的不记得逐一。

问：那作为一组呢？

答：你是什么意思，作为一组？

问：我问你是否记得它们作为一组？

答：我不记得具体的转账，不。

问：那 2024 年 3 月 31 日，你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答：我不记得了，没有。

问：你在 2024 年 5 月 7 日与她见面，对吗？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

问：2024 年 5 月 20 日呢？

答：再次，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

问：2024 年 5 月 27 日？你在 2024 年 5 月 27 日与莫里律师见面，对吗？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

问：2024 年 5 月 29 日呢？

答：可能有。我不知道。

问：2024 年 6 月 1 日呢？

答：可能有。

问：你在 6 月 6 日给她发了邮件，对吗？

答：可能有，是的。

问：你在 6 月 6 日再次与她见面，对吗？你记得告诉她我把这些钱从我的个人账户转出了，对吗？

答：再次，我想澄清一下。这笔钱进了我的账户，然后转回到了——

问：你能用麦克风吗，因为我听不清楚。

答：钱进了账户，然后转回到了 Crane 账户。

问：好吧，它不是进了你的账户，对吗？你得转账？

答：它从 Crane 账户转到个人账户，然后再返回到 Crane 账户。

问：你告诉她了吗？在你与她见面的 19 次中，你告诉她了吗？

答：没有。

问：这笔钱不仅仅是从 Crane 账户转到你的个人账户，对吗，只有你能从 Crane 账户中释放资金，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复合问题。

法官说：他作证说是他进行的转账，这不是一个自发的转账。

问：你能告诉我，先生，什么是非自发转账？

法官说：我是这样表述的。

施洛夫律师说：哦，对不起。

法官说：他说他进行了转账。

问：2024 年 6 月 8 日，你与莫里律师见面，对吧？

答：可能见过，是的。

问：你从未告诉她这个转账，对吗？

莫里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施洛夫律师说：我没有问过 6 月 8 日。

法官说：为什么不把所有日期列出来，然后问他是否在这些日期中任何一天提到过他进行了转账。

问：6 月 6 日，6 月 8 日，6 月 9 日，6 月 10 日，今天是 6 月 12 日。这就是上周的日期？

答：不。

问：如果你把这笔钱寄回给 Crane，你用什么钱买了你的七处房产？

答：从那 2% 的费用。

问：对不起？

答：我用那 2% 的费用买了那些房产。

问：你说的 2% 的费用包含在我们刚才谈论的那 200 万美元里吗？

答：不，这正是我想澄清的地方。

问：好的，请继续。

答：所以钱回去了。然后当它被清算后，我从清算金额中取了费用。

问：哦，所以你把钱寄回去。然后你等待清算 2% 的金额，然后你用那笔钱买房产。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是的。

问：你查看过你的银行记录，对吧，以准备你的证词？

答：是的。

问：你查看的记录中没有显示这些转账的文件，对吗？

答：你是什么意思？

问：没有银行账户显示任何从你的个人账户转账到 Crane 账户的记录，对吗？只显示从 Crane 账户转账到你的个人账户？

莫里律师说：反对，带有引导性。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一个问题。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是否存在显示从你的账户到 Crane 账户的转账文件。

答：她在这里给我看的那些吗？

法官说：不，是否存在任何文件显示这一点。

答：可能有，是的。一份声明，是的。

问：可能有？

答：不，不，有一份声明。

问：有一份声明，你——你是否向莫里律师展示过那份声明？

答：再说一次，所有东西都被提交了。

问：你与莫里律师一起查看了很多文件，以准备你的证词，对吗？

答：是的。

问：你从未与我一起查看任何文件，对吗？

答：没有。

问：你是否在宣誓下作证你与莫里律师一起查看了这样的文件？

莫里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曾经达成过付款便利协议，对吗？

答：你能更具体一点吗？

问：没有。你是否与 G-Clubs 达成了付款便利协议？

答：是的。

问：你是否与其他人达成过付款便利协议？

答：没有。

问：你昨天听了几段录音，对吗？

答：对。

问：那些录音都是你录的，对吗？

答：对。

问：在那些录音中——我希望我不会——我收回这句话。你作证说你听到并听取了不同的人给你的关于如何将资金从 Crane 账户转移出去的不同选项，对吗？

答：对。

问：你作证说你在录音中讨论了进行了解你的客户（KYC）的必要性，对吗？

答：对。

问：而且这就是你在录音中提到的原因之一，说明你为什么不能把资金从 Crane 账户转移出去，因为据你所说，你还没有完成“了解你的客户”（KYC）程序，对吗？

答：对。

问：你做银行业务多久了，十年了，对吧？

答：大约是。

问：先生，你知道，是接收资金的银行进行“了解你的客户”（KYC）程序，对吗？

答：他们进行了 KYC，对。

问：对。事实上，如果他们没有进行 KYC，你的 Crane 账户中就不会有钱，对吗？它会是一个大大的零？

答：对。

问：而事实上，你能够将钱从 Crane 账户转到你的个人账户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已经进行了 KYC 程序，对吗？

答：不，那不准确。

问：真的吗。你是如何开立你的 Crane 个人账户的？开立个人账户时是否进行了 KYC 程序？

答：在摩根士丹利？

问：摩根士丹利，花旗银行，任何地方。每次你开设账户时，银行都会进行 KYC，对吗？

答：对。

问：银行——

答：但是存入摩根士丹利的资金进入了花旗银行和第一资本银行的 Crane 账户。然后当资金进入摩根士丹利时，是从 Crane 账户转出的，所以不是那 1300 个人。

问：你说完了吗？

答：是的。

问：进入 Crane 账户的资金，银行机构进行了 KYC，对吗？

答：是的。

问：不是你做的？

答：不是。

问：不是 Crane 做的？

答：对于进入的资金，Crane 没有做。

问：你指的是 KYC，对吗？

答：对。

问：让我回到录音。在录音中，人们向你建议了不同的方式，你可以将钱从 Crane 账户中取出，对吗？

答：对。

问：其中一个选项是简单地将钱退回给原始发送者，对吗？

答：对。

问：你没有这么做？

答：我做了几笔退回。

问：多少笔？

答：不记得了。有几笔退回。

问：我稍后会回到一个具体的录音，但你的证词是你不记得有多少笔，对吗？

答：退回的？

问：对。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数量，不。

问：第二个选项是你可以简单地关闭 Crane 账户，对吧？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王女士告诉你应该直接关闭 Crane 账户吗？如果你关闭 Crane 账户，她告诉你，你就会停止接收资金，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不。

问：事实上，她在你于 4 月 30 日录制的一个电话中告诉过你，对吗？

答：再次说明，我不记得了。

问：好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稍等一下吗？

法官说：继续。

问：这是否让你想起了，先生，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王女士告诉你，Crane 应该直接关闭账户，而不是继续接收资金，对吗？

答：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如果她在跟我说话的话。

问：你在电话里，对吗？你面前有完整的记录。

答：不，你只有——我可以看看吗？

问：给你。需要翻页时告诉我们，第二页，第三页。请慢慢来？



答：好的。那条信息在哪一页？

问：第九页。

答：你能转到第九页吗。

问：有人能给他标记一下吗？

法官说：先生，问题是你是否记得她对你说过什么。你说你不记得了。现在的问题是，摆在你面前的文件是否让你想起她是否说过那句话。问题不在于文件中是否有写到，而在于看了文件后是否让你想起她曾经说过那句话。

答：没有，不是对我说的。

问：你在电话里吗？

答：是的。

问：你录制了电话？

答：对。

问：你查看了那些通话的文字记录并向莫里律师提出了修改意见，对吗？

答：我查看了记录，是的。

问：你做了修改并把修改意见给了莫里律师，对吗？

答：你是什么意思？

问：你读过文字记录？

答：是的。

问：你做了一些修改并通过电子邮件把修改意见发给了这里坐着的扎着马尾辫的朱莉·莫里律师，对吗？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

施洛夫律师说：我试图确认。

莫里律师说：——我可以证实我扎着马尾辫。

法官说：马尾辫。继续。

问：你告诉她了，对吗，修改意见？

答：不，这些记录不是我准备的。

问：我从未说过它们是你准备的，先生。我问你——

答：我是否查看了它们，是的。

问：你做了修改，并把修改意见发给了莫里律师，对吗？你在这个通话里，对吗？

法官说：让他回答问题。你做了修改吗？

证人说：对这些修改？比如说词什么的？

法官说：你是否读过并决定某些内容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

证人说：是的。

法官说：你是否把修改意见发给了莫里律师？

证人说：我不记得了。

问：有人可以调出 2024 年 6 月 6 日的 3500 材料吗？先生，屏幕上有一份文件给你看。

答：是的。

问：这是否让你想起你确实向莫里律师发送了你认为适当的文字记录修改？

答：是的。

问：你在 2024 年 6 月 6 日发送的，对吗？

答：对。

问：回到我之前给你看的文件，也就是 4 月 30 日的通话记录。它是否让你想起来了？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可以把它放下。在不止一次的电话中，王女士建议你停止接收资金并关闭 Crane 账户，对吗？

答：再次说明，这不是对我说的。

问：谁拥有 Crane？

答：在纸面上，我拥有它，是的。我拥有它。

问：那么谁还能关闭 Crane 账户？

答：她说的信息，不是对我说的。是对电话中的其他人，郭强。她直接和他说话。

问：但是郭强不能关闭 Crane 账户，对吗？

答：他不能。

问：郭文贵不能关闭那个 Crane 账户，对吗？

答：不能。

问：只有你能关闭 Crane 账户，对吗？

答：对。

问：事实上，只有你能将钱从 Crane 账户转出，对吗？

答：对。

问：所有这些录音是因为你不愿意转账，对吗？

答：不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不。

问：但其中一个目的是因为你不愿意转账，对吗？

答：这是其中一个目的，是的。

问：对。郭强不能强迫你转账，对吗？

答：他确实在施加压力，是的。

问：我没听到。

答：他确实在施加压力。

问：哦，确实。我们听说了压力。我的问题是——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请不要作证，施洛夫律师。请不要作证。

问：他让你转账了吗？我现在问的是郭强。他让你转账了吗？是或不是？

答：是的。

问：你按照郭强的要求把钱从 Crane 账户转到了 G-Clubs 吗？

答：没有 KYC，我没有。没有一整套资料，我没有。

问：当郭强要求你转账时，你从未转账，对吗？

答：对。

问：根据你的说法他给你施加了压力，但你仍然没有转账，对吗？

答：对。

问：根据你的说法，郭文贵给你施加了压力，对吗，坐在那里的郭文贵？

答：是的。

问：你从未转账，对吗？

答：对。

问：王女士给你施加了压力，对吗？

答：对。

问：你从未转账，对吗？

答：对。

问：余建明给你施加了压力，对吗？

答：是的。

问：你从未转账？

答：大额资金，没有。

问：任何金额。你从未转账他们要求你转的钱，对吗？

答：那一亿，没有。

问：何浩然让你转钱，对吗？

答：不，不对。何浩然从未联系过我。

问：Ana Izquierdo 让你转钱。你没有转钱，对吗？

答：对。

问：无论王女士是否提出建议，你都可以随时关闭银行账户，对吗？

答：对。

问：不让账户接收资金的最佳方法是关闭账户，对吗？

答：对。

问：如果你关闭了 Crane 账户，就不会有更多电汇转入那个账户，对吗？

答：是的，但是它有余额。

问：我没问你余额。我的问题是，先生，如果你关闭了账户，你就不会再接收电汇了，对吗？

答：我不会再接收电汇。

问：Crane 账户中的余额越大，你的 2%费用越多，对吗？

答：对。

问：另一个给你的选项是简单地把钱退还给 G-Clubs，对吗？

答：把钱退还给 G-Clubs 吗？

问：对。

答：把钱汇到——对，把钱汇出去。

问：对。那是一个选项。我不确定你是否完成了。我有点困惑，先生。我在问你？

答：我完成了。

问：你没有那样做，对吗？

法官说：“那样做”你指的是什么？

问：把钱汇给 G-Clubs？

答：钱是汇给 G-Clubs 的。

问：所有的钱？

答：扣除费用，也就是 2% 的费用。

问：你从未把那笔钱寄给 G-Clubs，对吗？

答：转移的钱少了，退回的钱也少了。部分汇款人要求退还他们的钱，所以并不是所有进入的钱都转到了 G-Clubs。

问：G-Clubs 起诉你的金额是多少？多少美金？

答：我想大概是四百多。

问：四百多？

答：是的，或者三百多。我不确定。

问：三百什么？

答：三百万。我没有确切的金额。

问：在仲裁中，你被要求退还给 G-Clubs 的金额是多少？

答：我不记得了。

问：5600 万？

答：最初的仲裁，是的。

问：你有 5600 万没有转账，对吗？

答：对。

问：有人告诉你一个选项是把这 5600 万转给汉密尔顿。你也没有选择这个选项，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被提供了一个选项是把 5600 万转给喜马拉雅交易所。你也没有这样做，对吗？

答：还是的，我不记得了。

问：另一个选项不是将钱退还给原始发送者，而是退还给中间发送者，你也不喜欢这个选项，对吗？

答：不，没有人建议这样做。

问：在你昨天听到的每个录音中，你一直在谈论一个托管协议，对吗？

答：是的，提到了托管协议。

问：你提到托管协议，对吗？

答：可能提到过，是的。

问：你在纽约州没有获得托管代理的执照，对吗？

答：我们确实获得了一个执照。

问：我没有问你这个。我在问你是否在财政部门的网站上注册为托管代理？

答：是的，我的律师确实注册了 Crane 为托管代理，作为一个资金服务业务。

问：我没有问你资金服务业务，先生。我问你是否注册为托管代理？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施洛夫律师在与证人争论。

法官说：反对有效。他已经回答了。

问：先生，你认为托管代理与资金传输者是一样的吗？

答：我依赖律师，他们设立了一个资金服务业务执照以便作为托管代理。

问：先生，我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有十年经验的银行家，你认为托管代理与资金转移者是一样的吗？

答：我不知道。

问：在你录制这些电话时，你同时试图与 G-Clubs 达成一个 PFA，对吗？

答：那是解决方案之一，是的。

问：我听不清你说的话。

答：那是律师和我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

法官说：PFA 是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他签订的协议，付款便利协议。

法官说：继续。

问：你聘请律师是为了获得协议，对吗？

答：对。

问：你想要这个协议，对吗？

答：各方都想要这个协议。

问：先生，我问你，你想要这个协议吗？

答：各方都想要这个协议。

问：你在 2021 年 5 月 12 日签署了该协议，对吗？

答：对。

问：即使在你签署了该协议之后，你还是拒绝转账，对吗？

答：在收到 KYC 加上一揽子赔偿之前没有。

问：对。根据你的说法，Crane 要进行 KYC，尽管银行已经做了 KYC？

答：他们将验证赔偿表格。这是需要完成的多页文件。

问：好的。所以不是 KYC，而是赔偿表格？

答：是一揽子包。

问：是一个一揽子包。好的。在那时你被告知，这些人没有他们的会员资格？

答：我不记得了。

问：Ana Izquierdo 是否告诉你，会员资格不能发布，直到付款清算完毕，对吗？

答：除非他们完成合并，是的。直到 Ana 和 G-Clubs 的团队完成合并。

问：实际上，直到你释放资金。我继续。让我给你看看标记为辩方证物 60539 的文件。

你认得这份文件吗？

答：是的。

问：这是什么？

答：这是一封电子邮件。

问：关于什么的？

答：主题是终止通知。

问：终止什么？

答：付款便利协议。

问：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那个，对吗？

答：付款便利协议。

问：我们一直在谈论的那个，对吗？

答：付款便利协议。

问：付款便利协议是你和 G-Clubs 之间的，对吗，Crane 和 G-Clubs，对吗？

答：对。

问：托德·库尔金是谁？

答：律师。

问：为谁服务？

答：Crane。

问：那就是你，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请求法庭允许我们将 DX-60539 引入证据。

莫里律师说：只问一个问题以确认资格？

法官说：请讲。

莫里律师说：哈立德先生，你知道是谁要求 Limarie Reyes 向你发送这份终止通知吗？

证人说：它是发给 G-Clubs 的 Alex。

莫里律师说：没有异议，法官大人。

法官说：准许。

( 辩方证物 60539 被接纳为证据 )

问：不管它寄给谁，它告诉你 Crane 被终止了，对吗？

施洛夫律师说：哦，对不起。请陪审团也看看。

法官说：继续。



问：我可以提问吗，先生？你看完了吗？

答：继续吧。

问：他们在终止与 Crane 的合同，对吗？

答：你是说发给 Alex 的电子邮件吗？

问：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答：你是说发给 Alex 的电子邮件吗？

问：我说的是发给托德·库尔金先生的终止通知，他在沃伦律师事务所，地址是纽约西 34 街 112 号 17 楼，你的律师？

答：是的，他们要求终止托管协议。

问：终止什么？

答：托管协议。

问：实际上是付款便利协议。

答：付款便利协议。

问：你的律师在电子邮件链中，对吗？

答：从 Limarie 发来的，是的。

问：是发给你的律师的，对吗？

答：对。

问：日期是 6 月 30 日，对吗？

答：是的。

问：你之前读过这封邮件，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在终止 Crane 与 G-Clubs 的协议，对吗？

答：对。

问：你可以把它放下了，谢谢。让我给你看看 DX-60540。先生，在我们等待文件调出来时间问你。

问：你希望与 Crane 的合同被终止吗？

答：对不起。

问：你希望与 Crane 的合同被终止吗？

答：是的。

问：你希望吗？

答：是的。在那时，是的。

问：什么时候？

答：七月，是的。

问：你希望它被终止？

莫里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施洛夫律师说：我只是试图理解他的话，法官大人。您可以指示他大声说话。

法官说：请对着麦克风说话。

答：好的。

问：让我请你看看 60540。你能看看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看到那里文件签名了吗？

答：是的。

问：由谁签名？

答：Chris Warren。

问：那是谁？

答：我的律师。

问：你的律师，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此时我请求将 60540 作为证据。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传闻，不相关。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现在继续。稍后可以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听取我们的意见吗？

法官说：可以。

问：现在，你的律师联系了 G-Clubs 的律师，要求他们不要终止协议，对吗？

答：他们在合作。

问：我没有问你他们是否在合作。先生，我的问题是，你的律师 Chris Warren，你称他为克里斯还是克里斯托弗？

答：克里斯。

问：Chris Warren 联系了 G-Clubs 并说，请不要终止付款便利协议，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

答：我不知道。他们在讨论彼此合作的事。

问：他是你的律师，对吗？

答：是的。

问：他在按你的指示工作，对吗？

答：对。

问：他在做你让他做的事，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不要重复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我在等待回答，法官大人。

法官说：他已经回答了律师是否在按证人的指示工作的问题，答案是“是”。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

问：你通过你的律师要求 G-Clubs 撤回他们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终止通知，对吗？

答：对。

问：你要求他们与你合作，以便找到退还任何报酬的方法，对吗？

答：再次说明，他们在合作，来回是一个谈判过程。

问：谈判结果是 G-Clubs 没有终止 Crane，对吗？

答：没有。

问：G-Clubs 终止了 Crane 的协议，对吗？

答：对。

问：你提出与他们合作，对吗？你记得吗？

答：不记得。

问：好吧，让我们看看辩方证物 60540，这会让你想起来。我们看看第三页。这个文件是否让你想起你提议在不进行 KYC 的情况下合作？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施洛夫律师试图让他回忆的问题是：“你提出与他们合作，对吗？”

法官说：对的，反对有效。

问：你是否提议与他们合作，建议你不再进行 KYC？

法官说：好吧，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了。他说他不记得。所以现在的问题是面前的文件是否让他想起他是否说过或做过那件事。

施洛夫律师说：我以为我在那，法官大人。我道歉，但我愿意在文件上突出第四段。那不是正确的段落，是“福利”段落。

问：为了与他们合作，你建议某些利益会从 Crane 流向 G-Clubs，如果他们保留合同，对吗？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施洛夫律师是在试图让他回忆这一点吗？不清楚。

法官说：这是一个回忆的问题还是一个新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同一个问题。我只是试图给他强调一下。

问：这个文件是否让你想起来了？

法官说：问题是这个文件是否帮助你记起来。

答：从这个文件来看，我记得他们想要钱转到 G-Clubs，不需要任何东西，不需要 KYC，不需要任何信息。

问：“他们”是指 Crane，对吗？

答：不，G-Clubs。

问：你还记得吗，你的律师提议将所有钱退还给原始发送者，对吗，从这个文件中？

法官说：问题是你是否记得，而不是文件是否这么说。

答：我记得。

问：那是 Crane 向 G-Clubs 提出的妥协之一，对吗？

答：退还资金？

问：对。

答：退还给原始发送者，是的。

问：那是你在录音中坚决拒绝的事情，对吗？

答：那不是真的。

问：好的。在录音中，这个选项被提出来了，但你从未采取它，对吗，把 5600 万退还给所有者，对吗？

答：不。曾经讨论过把 G-Clubs 的全部资金退还给所有者并关闭 G-Clubs 波多黎各的账户。

那笔钱是 G-Clubs 的在 G-Club 里。

问：但是你没有采取那个选项把钱退还给发送者，对吗？

答：我没有管理 G-Clubs 的账户。

问：你管理 Crane 的账户？

答：我管理 Crane 的账户，对。

问：给你提出的选项是把 Crane 账户里的钱退还给把钱发送到 Crane 账户的人，对吗？

答：再次说明，那选项是针对 G-Clubs 的钱。

问：所以你通过你的律师提出建议，保留与 Crane 的付款便利协议，并如之前所要求的那样退还款项，对吗？

答：作为另一个选项，是的。

问：他们拒绝了你，对吗？

答：他们说不要退钱，不。

问：他们说不要再和 Crane 做生意，对吗？

答：不。这次终止是再次要求把未清算的钱转到 G-Clubs 的账户。所以不只是终止。

问：G-Clubs 告诉 Crane，我们结束了。我们不再跟你做生意了，结束，对吗？

答：并且要求把钱转到 G-Clubs 的账户。

问：正是这样。

答：没有任何信息。

问：正是这样。他们和你结束了，对吗？

答：再次说明，他们想要转账。

问：你听清楚问题了吗？

答：是的，我听清楚了。

问：他们和你结束了，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顺便问一下，你为什么去仲裁？

答：为什么我要去？

问：是的。

答：我不得不去。

问：你不得不去是因为 G-Clubs 不再和你做生意了，对吗？

答：我不得不去是因为 G-Clubs 要求这笔钱，5000 万。

问：G-Clubs 说我们不再和你合作了，对吗？

答：因为我没有转账。

问：无论原因是什么，先生，他们拒绝和你合作，对吗？

莫里律师说：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问过并回答过了。继续。

问：你去了仲裁，对吗？

答：对。

问：仲裁命令你将这 5600 万退还给 G-Clubs，对吗？

答：对。

问：你把所有的录音都提供给了三个仲裁员，他们命令你把 5600 万退还给 G-Clubs？

莫里律师说：反对，问题复杂。

法官说：你是否把录音提供给了仲裁员？

证人说：我的律师可能提供了，是的。

法官说：只回答你知道的，不是可能发生的。

证人说：我不知道。

问：你去了仲裁，对吗？

答：我没有去。

问：你没有去仲裁听证会？

答：哪一个？

问：任何仲裁听证会。

答：第一次，没有。

问：你完全没有去第一次听证会；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第一次？

问：是的。

答：我不记得了，不。

问：你不记得还是没有？

答：是视频会议还是面对面会议。不，我没有去。

问：你没有去？

答：我不认为我去了。

问：所以你公司的账户被关闭了，你没有去仲裁？

答：我的律师去了。

问：对。但你没有去？

莫里律师说：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我只是想弄清楚。

法官说：你问过他是否去了。他回答了。继续。

问：你去了第二次听证会；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是的，我参加了。

问：在那次听证会上，还是有相同的录音，对吗？

答：再次说明，我不记得他们提供了哪些录音。

问：好的。你记得任何录音吗？

答：我记得任何录音吗？

问：是的。任何在这次审判中的录音，你记得它们是仲裁的一部分吗？

答：任何？

问：是的，任何。

答：也许一两个，是的。

问：也许一两个？

法官说：我不想让你猜。我想要你陈述你知道的。

证人说：至少一个，是的。

问：你在仲裁中有 5600 万加上 2% 的费用待决。这是正确的说法吗？

答：你能重复你的问题吗？

问：当然。你在仲裁中有 5600 万和 2% 的费用待决，对吗？

答：对。

问：仲裁可能对你有利，也可能对 G-Clubs 有利，对吗？

答：对。

问：可以说你在仲裁中是一个有利益相关的一方，对吗？

答：不是为了那 5600 万，不是。

问：你对那 5600 万不感兴趣？

答：一点也不。

问：因为那不是会产生 2% 费用的金额。你对那一点也不感兴趣，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我对保留那 5600 万不感兴趣，不。

问：你在那笔钱上赚取了 2% 的费用，对吗？

答：在那时？

问：我没问你在那时候，先生。

答：我还是会说，在那时——

法官说：请让他回答。

施洛夫律师说：我认为他回答错了问题。这是我的问题所在。我只是想确保问题清楚。

法官说：重复你的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问：Crane 收取的 2% 费用是基于多少金额计算的？



答：基于清算金额。

问：你清算了多少？

答：当时大约是 9700 万。

问：这 9700 万是从 Crane 账户清算的，对吗？

答：对。

问：Crane 账户里的金额越大，你清算的金额就越大，对吗？

答：是的。

问：你清算的金额越大，你的费用就越高，对吗？

答：对。

问：作为你律师与你所说的 G-Clubs 讨论保留付款便利账户的谈判的一部分，Crane 建议如果账户不保留，你会将资金发送到纽约州的无人认领资金办公室，对吗？

答：可能提到过，是的。

问：他们仍然没有与你保留付款便利协议，对吗？

答：对。

问：是 G-Clubs 提出仲裁通知的，对吗？

答：对。

问：有三位仲裁员，对吗？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数量。

问：仲裁员发现没有洗钱风险，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我们可以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或陪审团休息时讨论这个问题吗。

法官说：反对有效。请上前。

(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仲裁员的决定是基于与本次审判不同的信息。暗示仲裁小组的任何发现和与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考虑的任何证据会对施洛夫律师试图引入的问题产生影响，这会严重混淆陪审团，让他们认为 G-Clubs 是一个合法的业务，并且事实上一个司法小组发现了这一点。这是不同的证据，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偏见，不应该被引入。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这不正是政府试图通过询问这个证人是否认为 Ana Izquierdo 或 Limarie Reyes 在仲裁过程中撒谎来做的事情吗？这就是他们试图做的事情。我只是询问他理解的仲裁员的发现。这完全是同一件事情。她试图表明仲裁结果是因为 G-Clubs 的人撒了谎。我试图表明仲裁员有更多的信息而不仅仅是谎言。

法官说：她没有提到仲裁。她没有说仲裁员基于那两名女性的谎言作出了决定。这不是她的论点。你试图从这个证人那里获取仲裁员的法律结论，这是完全不合适的，我不会允许。

施洛夫律师说：我明白，法官大人。这不是法律结论。这是他作为 Crane 所有者被告知的仲裁裁决。

法官说：他被告知支付一定金额，这是一回事。另一回事是说仲裁员得出没有洗钱的结论。这完全不同。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一个发现。

法官说：不，没有发现。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再次回到莫里律师在重定向时试图引出的问题，正是这个。她试图表明唯一的——否则，证人对 Ana 或 Limarie 撒谎的印象有什么相关性呢？它只是为了表明谎言导致了仲裁员的某个决定。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否则，为什么这甚至相关的？

法官说：仲裁员考虑了比这两位证人的证词更多的证据。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无论如何，我不打算从哈立德先生那里引出关于这两位证人的证词，所以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完全同意仲裁员的司法裁决不应该被引入。

根据提问的情况，我们可能会在审判结束时要求给陪审团指示，让他们知道应该给予这部分证据的权重，如果有的话，但我们同意法官大人的意见，这不应该被引入。

法官说：你也不打算从任何其他证人那里引出关于裁决的证词，对吗？

莫里律师说：对的。

法官说：好吧。我们会进行到中午。

施洛夫律师说：可以的。我还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不太清楚反对克兰寄给 G-Clubs 的信件的传闻反对理由是什么。

法官说：他怎么能认证一封他不是作者的信件呢？

施洛夫律师说：他可以说他不能认证，但他协助他的律师准备了它。他们的反对理由是传闻，法官大人。

莫里律师说：有几个理由。

卡拉马珠律师说：传闻和相关性，以及不能认证。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在正常业务过程中保存的文件。它是由律师事务所寄给 G-Clubs 的文件。G-Clubs 在正常业务过程中保存文件。

法官说：他不是 G-Clubs 文件的保管者。

施洛夫律师说：当然。但是他知道——而且他的律师是他的代理人，什么适用于鹅就适用于鸭。律师是他的代理人，因此该文件可以被引入。

莫里律师说：代理人适用于对方当事人规则。这是一个庭外陈述。而法官大人已经对反对意见做出了裁定。她维持了反对。

施洛夫律师说：实际上我说过，莫里律师，记录会显示，我当时不打算继续追问，我会等到休息时间，因为我不想耽误诉讼进程。

莫里律师说：我相信你说过你想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但法官大人已经基于我们提出的理由维持了反对。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不想——

法官说：她确实保留了对信件的争论权，所以我允许她这样做。

莫里律师说：我们的疑问是它的相关性是什么，然后再次强调它是传闻。

卡拉马珠律师说：这不是为了证明真实性而提供的，法官大人。这封信没有任何说法描述了 PFA 的结构；因此，这就是 PFA 的结构。提供这封信的全部目的是为了补充关于终止通知的故事。

这位证人刚刚说他不在乎合同被终止。他的律师寄了一封信说，我们打算继续收取我们的费用。因此，这封信的内容并不是为了证明其中的事实是真实的。如果法官大人想指示陪审团，我们没有异议，但这就是它的相关性。其相关性在于，他们首先提到了仲裁。这些是导致仲裁的事件。坦率地说，如果仲裁本身是相关的，我很难理解这怎么会不相关。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没有提出仲裁。是政府提出的。

莫里律师说：仅仅几个回应。首先，这不是他的陈述。卡拉马珠律师说这是他关于 Crane 打算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陈述。他没有提供信件。这是一个不同陈述人的庭外陈述。

法官说：你不质疑认证吗？

莫里律师说：质疑信件的认证吗？

法官说：对。

莫里律师说：目前没有认证的基础。

法官说：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他如何认证别人的信件？

卡拉马珠律师说：如果他认得这封信，法官大人，在它被发送时他可以认证。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对吧。就像你可以认证你不是作者的文件，如果你在发送前查看过它一样。我们没有问到这一点——也许如果法官大人愿意，我们可以问这些问题，但我们没有问到，因为他们的反对理由是传闻和相关性，这两者都不相关。我们可以尝试为认证奠定基础，但我们没有理解这是反对的理由。

施洛夫律师说：政府对沃伦律师事务所寄给 G-Clubs 的文件真实性提出异议也有点令人惊讶，这是他们在发现过程中收到的文件，不仅从 G-Clubs，还有从沃伦律师事务所。

法官说：但他们没有提供它。

莫里律师说：我们说的是这个证人不能认证。他在文件上或上面的邮件转发链中没有被抄送。

卡拉马珠律师说：在我们问问题之前我们不知道。

法官说：然后我们有传闻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这不是传闻。我们不是为了——我不想重复卡拉马珠律师所说的话，但我很乐意让他重复。

法官说：信上说了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信上说，请不要终止我们。我可以去拿吗？

法官说：好的。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

法官说：那么信上说了什么？

卡拉马珠律师说：信上，我有一份副本。信基本上概述了 G-Clubs 不应终止 PFA 的原因，并解释了 Crane 的立场；例如，为什么 PFA 不授予他们终止的权利。借用政府

的一个说法，我们不是为了证明其真实性而提供它。事实上，我们是为了证明其虚假性，这个立场政府经常采取，以说明某些东西不是传闻。这些内容我们不会说是真实的。例如，我们不会说这张图显示了资金的去向。我们不同意这些对 G-Clubs 有利，这些错误的陈述，在我们看来，这份文件与传闻目的无关。它只是为了完成一个非传闻的目的，第二巡回法院已经反复提到。它不是传闻问题。并与这位证人说的相反，他实际上试图保住 PFA，以便他可以继续赚取数百万美元的费用。这是引入信件的目的。这里没有一句话是为了证明其真实性而提供的。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有传闻规则的例外情况。这是一封冗长的信件。他们说这既是为了完成故事也是为了质疑他。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他说他的律师在这些问题上与 G-Clubs 接触。他说如果有更多的钱进入或保持在 Crane 账户中，他的费用会更高。他说了所有这些。这封信没有任何质疑。这完全不合适引入。当然他们想要争辩并引入它的真实性。否则就没有理由试图引入它。我听不到任何依据。

卡拉马珠律师说：他作证说他想保留协议。对不起。他作证说他在 2021 年 7 月不关心保留 PFA。

施洛夫律师说：他实际上说我在那时想终止它。我问他是什么时候，他说他不在乎。他想终止它。

法官说：我不记得那个证词。我必须回去看看记录。在此期间，我们不处理信件。我想要一份信的副本，我们将继续其他问题。

( 在公开法庭 )

法官说：继续。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请求跳到前面。

问：哈立德先生，你在直接提问中作证时说，这里播放的录音是你随机选择的，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误述他的证词。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的证词是，没有真正的科学依据。这只是一些与转账和转账请求相关的随机电话，以及我们在处理这笔钱时的管理电话，我可以录音。这是你的证词，对吗？

答：你能重复最后部分吗？

问：只是一些随机的电话？

法官说：这个问题有些混乱，因为不清楚你是问播放的录音是否是随机选择的，还是他录音时是随机进行的。你能澄清一下吗？

问：先生，你记得昨天作证吗？

答：记得。

问：你记得被问到这个问题并给出了这个答案吗？这是昨天的记录，2003 页，第九到第十三行。你是如何选择要录的电话号码的。

回答，没有真正的科学依据。这只是一些与转账和转账请求相关的随机电话，以及我们在处理这笔钱时的管理电话，我可以录音。你记得被问到这个问题并给出了这个答案吗？

答：记得。

问：上面这句话“这些只是随机电话”并不完全正确，对吗？

答：你是什么意思？

问：你决定录哪些电话，对吗？

答：对，我决定。

问：你决定不录哪些电话，对吗？

答：对。

问：你决定什么时候开始录音，对吗？

答：对。

问：你决定什么时候停止录音，对吗？

答：大多数电话在谈话结束时自动停止，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问：我们来看政府证物 411，我不会播放全部，只播放最后 20 秒左右。（播放媒体）

问：她在说话中途，对吗？是 Ana，对吗？

答：是的。

问：录音停止了，对吗？

答：这是个故障。

问：对不起。

答：它没有停止。它继续了。是有暂停吗？我不知道。

问：我们可以再播放一遍给他听。

法官说：这个录音是否在那里结束了，有争议吗？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这是我的问题。

法官说：政府是否承认录音在那里结束了？

莫里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那是音频录音的结束。

问：所以 Ana 在说话中途，对吗？

答：对。

问：录音停止了，对吗？

答：我想是的。

问：你是唯一一个录音的人，对吗？

答：对。

问：我们来看政府证物 417。我不会播放它，但你记得那次对话。你昨天作证时提到王雁平把遥控器扔向电视机的那次对话，对吗？

答：你可以播放它。

问：好的。你记得那次对话的一部分，我认为是在——

( 播放媒体 )

问：你记得这个录音吗？

答：记得。

问：你记得在这个录音中，当他们找到正确的部分时，你记得王女士说在任何资金转移之前，问题应该提交给董事会，对吗？你记得吗？

答：是的，在记录中。

问：对不起。

答：在记录中，是的。

问：记录是录音的文字记录，对吗？

答：对。

问：你查看了那个记录的准确性，因为莫里律师确保你去查看了，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我认为施洛夫律师提到的部分是中文，而我们已经确定哈立德先生不懂中文。

施洛夫律师说：那不是我在问的部分。

法官说：你之前提到的是王女士的陈述。现在你指的是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我仍然指的是王女士的陈述。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理解反对的原因。

法官说：那么你说的陈述是用英语说的吗？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我只是想指给他看，而不是重放整个录音。

法官说：那么你认为用英语说的陈述是哪句？

问：王女士在这个电话中对你说英语，对吗？

答：在这个电话中，是的。

问：她说，这个问题应该提交给董事会，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我们可以看看施洛夫律师所说的文件或录音的实际部分吗？

法官说：你能指引我们到她据称说那句话的部分吗？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请给我一分钟时间。法官大人，找到需要一些时间。

法官说：也许你可以问其他问题。

问：你记得在这个电话中讨论过何先生吗？

答：你指的是哪个何先生？

问：你知道一个叫何先生的人吗？

答：何浩然？

问：是的。

答：我不认为他在这个电话中，不。

莫里律师说：我们反对。那部分是中文的。

施洛夫律师说：我有文字记录。是 417。

问：你面前有昨天的文字记录吗，先生？在你的记录本中，第 22 页？

法官说：是哪一通电话？

施洛夫律师说：417-T，第 22 页。

答：对不起。我这里没有 417。

法官说：在开始的地方。



问：你看。屏幕上有，先生。

法官说：所以你在第 22 页？

问：你看到王女士建议你肯定需要通知董事会了吗？何先生说，你肯定需要通知董事会，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第 22 页上何先生在哪里？

施洛夫律师说：Y-U。

莫里律师说：那是余建明，J-E。

施洛夫律师问：是余建明在说话。

答：完全不同的人。

问：好的，抱歉。是余建明，对吗？

莫里律师说：如果我可以在记录中指出，法官大人，我们的反对。斜体字表示中文。这在第一页上注明了。我们昨天听了。这是一致的。施洛夫律师现在提问的所有问题都是中文部分。

施洛夫律师说：对。这就是为什么我通过现在作为证据的第 22 页的翻译来问。

法官说：你提到的部分是于先生，也就是余建明。对吗？

施洛夫律师问：是余建明，对吗？你看到了吗？

答：我看到了。

问：昨天向你展示了这个翻译和文字记录，对吗？

答：对。

问：你看到王雁平说，对，我已经把所有 G-Clubs 公司的文件发给你了。你可以找到它们。应该还是——余建明本人，他自己？

莫里律师说：反对，反对证人的陈述。

法官说：你是说这是王雁平的陈述。对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在说文件上的内容。

法官说：所以在“王雁平”这个词旁边有一句话。这不是证人的陈述。是王雁平的陈述，对吗？

施洛夫律师说：对，是王雁平对哈立德先生在电话中说的。

莫里律师说：这是用中文说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电话中有很多人。

施洛夫律师说：对，完全正确。文件作为证据说明了电话中的所有人，所以如果我可以回到前面。

答：她是在用中文跟我说话？

问：你能回到第 21 页。根据文字记录，因为是斜体字，王雁平在说中文，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根据你”。

法官说：文字记录显示斜体字是中文，所以是根据文字记录。

问：好的，是中文，对吗？

答：对。

问：如果你继续浏览文件，这就是王雁平在电话中所说的翻译，对吗？

答：对。

问：王雁平是在说中文，对吗，我的意思是普通话，对吗？

答：对。

问：她和郭文贵在说话，对吗？

答：对。

问：你在电话中，对吗？

答：对。

问：根据你的说法，我只是想弄清楚，你在录音的电话中完全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莫里律师说：这是误述。

法官说：你会说中文吗？

证人说：不会，法官大人。

法官说：在电话中他们说普通话时你能听懂吗？

证人说：不能，法官大人。

法官说：请继续。

问：在电话结束后，你和任何人讨论过这次互动吗？

答：和 Alex 讨论过。

问：除了 Alex，你还和其他人讨论过吗？

答：没有。

问：和王女士讨论过吗？

答：没有。

问：你为了准备在这里的证词，已经查看过这段录音的翻译，对吗？

答：对。

问：在翻译中没有显示郭文贵在这个电话中说过不需要向董事会报告，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证据本身说明。

法官说：反对有效，关于它没有说什么的问题。你是要求证人查看整个记录以搜索郭文贵是否做过某个陈述吗？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我认为他已经多次查看过这个记录。

法官说：那么我们现在必须给他机会查看，除非他有记忆。你是否记得郭文贵是否做过那个陈述？

证人说：不记得。

施洛夫律师说：我很乐意在午餐休息后回到这个问题，或许证人可以在午餐休息期间查看。

法官说：不，证人不要求在午餐休息期间查看文件。

施洛夫律师说：我只是说或许。我很乐意在这里等。这取决于法庭。

法官说：那么你的证词是你不记得郭文贵是否做过那个陈述？

证人说：不记得。

法官说：你不记得。继续。

问：在这个电话之后，你知道余建明的建议是否被采纳了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王雁平建议的去董事会的解决方案是否被采纳了吗？

答：还是不知道。

问：你同意这是一次相当激烈的对话，对吗？

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问：这是一次激烈的对话，对吗？

答：在最后，是的。

问：而其中有些部分你不理解，对吗？

答：对。

问：这次对话也涉及到你，对吗？

答：与 G-Clubs 无关，不。

问：你在这次对话中是个无关紧要的旁观者吗？

答：是的，他们在讨论 G-Clubs 的转账。

问：那与你有关吗？

答：没有。

问：那你为什么留在电话中？

答：他们让我参与电话。

问：如果这与你无关，为什么要录音？

答：我在电话中。我不知道会讨论什么。

问：好的。你不知道会讨论什么，但你还是录了音？

答：是的。

问：录制完之后，你对内容完全没有好奇吗？

答：没有。

问：昨天你作证说到你在 Saraca 的第一周，还记得吗？

答：记得。

问：你说那是在疫情期间？你是在疫情期间开始工作的，对吧？

答：对。

问：你还说到东 64 街办公室当时人很少，对吧？

答：对。

问：那时候你还在为花旗银行工作，对吧？

答：对。

问：你在这两个工作上都有在线到场，对吗？

答：你什么意思？

问：你要通过 Zoom 在花旗银行上班，对吧？

答：不，我的工作描述不是那样的。

问：我只是问，因为那是疫情期间，先生。

答：我理解，但那不是……在线上上班，不需要。

问：花旗银行期望你在那七小时里做什么？

答：那时候我们在处理 PPP。

问：为花旗银行？

答：是的，为花旗银行。我们在帮助小企业获得疫情资金，所以全体动员。

问：好的，但那是你的工作，对吧？

答：是的。

问：直到你在 10 月 30 日辞职，对吧？

答：我记得我是在 10 月 1 日辞职的。

问：你确定是 10 月 1 日吗？

答：我不太确定是 10 月 1 日。我记得是在 10 月初。

问：你和莫里女士会面时有复习过这个事实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你辞职的日期吗？这是你工作了四年的工作。

莫里律师说：抗议，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法官大人。

法官说：抗议有效。

问：在花旗银行工作，你必须登录，对吧？

答：不一定。

问：不登录怎么访问账户？

答：我在客户关系部门，我的工作需要与客户交谈。

问：发邮件？

答：是的。

问：发邮件需要登录花旗银行的网络吗？

答：对。

问：你不能用 Gmail 做花旗银行的工作，对吧？

答：你可以用手机发邮件。

问：可以用手机发邮件，但只能通过你的花旗银行邮箱，对吧？

答：对。

问：所以你必须登录你的花旗银行账户，对吧？

答：是的。

问：所以可以说，你在所谓的双重计费期间，不希望花旗银行知道你在为 Saraca 工作，对吧？

答：不。

问：那不公平吗？

答：我不希望他们知道。

问：所以你要同时应对两个雇主的工作，对吧？

答：对。

问：那你去东 64 街的时候怎么做花旗银行的工作？

答：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问：用谁的手机？

答：我的手机。

问：哪部手机？

答：我的手机。

问：是你的私人手机？是花旗银行给的手机，还是 Saraca 给的手机？

答：不，有一个应用程序是花旗银行邮件的，在我的私人手机上。

问：所以你用花旗银行的应用程序接花旗银行的电话？

答：邮件，像是邮件。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问：我的问题是，当花旗银行的客户打电话给你时，你是怎么处理的？

答：我会接听。

问：如果你正在与郭先生或王女士或 Alex H 开会，怎么办？

答：我会回电。

问：你会回电？

答：是的。

问：所以你会判断哪个更重要，是花旗银行的问题还是 Saraca 的问题？

答：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当然。如果花旗银行的客户在你与 Saraca 开会时打电话给你，你会怎么优先处理？

答：如果我在开会，我会回电给客户。

问：如果你在与花旗银行客户通话，而王雁平或郭文贵打电话给你，你会优先处理花旗银行的通话，然后再处理郭文贵的电话？

答：可能吧。

问：你不确定，对吗？

答：看情况。

问：你没有为花旗银行记时间表，对吗？

答：我不需要记。

问：我理解。但你同时做两份工作，对吧？

答：对，但没有时间表。我不需要在任何一份工作上报到或离开。

问：对。对你没有任何要求，对吧，这就是你能同时为两家公司工作的原因？

莫里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所以，我没有两份工作的时间表。因此没有九点到五点的工作时间表。如果你问的是这个时间表的话。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这不是我的问题。

法官说：这是一个关于是否有要求的问题，然后是一个关于是否可以双重计费的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对。

法官说：他已经回答了是否有要求的问题，现在你可以回答是否可以双重计费的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

问：因为没有时间要求？

答：我没有计费。这不是计费。这是工资。

问：你在兑现支票，对吧？

答：是的。

问：为了什么？

答：为了工作。

问：对。所以我问你，你是如何在一天内完成 14 小时的工作的？

答：就像我说的，这不是按小时计算的，所以我完成了两份工作的要求。我参加了所有需要参加的会议。

问：你参加了所有的会议。如果花旗银行的会议和 Saraca 的会议时间冲突，你参加了两个会议？

莫里律师说：反对。这不是他的证词。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从来没有发生过两个会议同时进行的情况。

问：你从花旗银行辞职时，你是因为调查而被解雇的，对吗？

答：我辞职了。辞职是在解雇之前。你不能在辞职后被解雇。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问：你辞职了，对吧？

答：对。

问：花旗银行必须接受你的辞职，对吧？

答：对。

问：花旗银行必须决定你是否以良好的声誉辞职，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好。花旗银行必须决定是否给予你的养老金，对吧？



问：让我这样问。如果花旗银行发现你在为一家花旗银行关闭账户的公司工作，你认为花旗银行会给你养老金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这是猜测，没有个人知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花旗银行有一项政策，对吧，人在辞职后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辞职？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

答：对，我不知道。

问：你是怎么辞职的？

答：我给我的经理发了邮件。

问：你给你的经理发了邮件，花旗银行有回应吗？

答：有。

问：你记得他们有没有告诉你，你因调查而被解雇？

答：没有。

问：你不记得了？

答：不记得。

问：先生，你有和花旗银行的离职面谈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记得有没有向花旗银行透露，在你为花旗银行工作时，你也在为 Saraca 工作？

答：没有。

法官说：稍等一下。

( 暂停 )

法官说：继续。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在你在 Saraca 的第一周，你在处理花旗银行的问题并试图为 Saraca 和 GTV 找到一个账户，对吗？

答：对。

问：当你说处理花旗银行的问题时是什么意思？

答：我还在试图了解账户的状态，王雁平如何收到被困在花旗银行的余额支票。

问：在花旗银行，对吗？

答：对。

问：那时你在花旗银行处理的是谁？

答：James Song

施洛夫律师说：

问：James Song，对吧？所以 James Song 是你的同事，对吗？

答：是的。

问：James Song 是否理解你是以 Saraca 员工的身份联系他，还是他认为你是以花旗银行员工的身份在解决这些银行账户的问题？

答：所以——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所以当我在八月份开始——

问：开始在哪里？

答：在 Saraca，账户已经关闭了。

问：好的。

答：所以我说处理花旗银行的问题是指接收支票并为他们开设一个新账户。

问：好的。所以你刚才说的不再是和 James Song 谈论账户的事情了。

答：不是关于账户的，不是。

问：好的。让我回到你昨天的证词，可以吗？你说你在处理花旗银行的问题。你能告诉我你在花旗银行和谁一起处理这个问题吗？

答：所以我在和 Aaron 联系，确保我们收到小额支票或者——

问：Aaron 是谁？

答：Aaron Mitchell——

问：Aaron Mitchell 不在花旗银行。

答：是的，正确。

问：对。我的问题是——

莫里律师说：反对。这曲解了他的证词。

法官说：让他回答完。

你刚才在说。

答：所以我从 Aaron 那里得到支票，这些是花旗银行的被阻止支票的收益。这就是我说的。

问：你说处理花旗银行的问题，对吗？

法官说：当你说处理花旗银行的问题时，你是什么意思？

证人说：被阻止并关闭的花旗银行账户的钱，他们有支票。我相信这些支票是在 8 月 1 日之前签发的。

问：支票还在花旗银行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钱还在花旗银行吗？

答：我——我真的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不。

问：你不记得。

答：不记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有没有和花旗银行的人开会，解决这些支票的问题？

答：没有。

问：你有没有打电话给花旗银行，解决这些支票的问题？

答：没有。

问：王女士没有告诉你，打电话给你的前银行，问他们为什么这些支票没有清算，你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对不对？

答：那——那是在 8 月 1 日之前。

问：不管是 8 月 1 日之前还是之后，当王女士告诉你时——

答：不，这是一个大——

问：——她以为你已经离开花旗银行了，对吗？

答：不。

问：她认为你还在花旗银行工作？

答：她知道我还在花旗银行工作。你能让我看一下短信的日期吗？你有日期吗？

问：你在 Saraca 的第一周是什么时候？具体日期是什么？

答：我相信是 8 月 1 日。

问：所以 8 月 1 日，你告诉王女士你在做两份工作；这是你今天的证词吗？

答：所以她问我是否在七月辞职，当我接受工作邀约，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她让我尽快开始。

施洛夫律师说：我提议删除这段话。

法官说：反对有效。

答：好的。你的问题是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请读一下他的问题。

( 记录读出 )

答：不。8 月 1 日，她——我没有告诉她，不。

问：好的。所以在你的第一周，王女士在和你谈论花旗银行的支票被冻结了，对吗？

答：她让我找另一家银行，是的。

问：她在问你关于被冻结的支票，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那些被花旗银行阻止的支票里有多少钱？

答：2 亿美元。

问：她想解冻那 2 亿美元；这样说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答：我确定她想，是的。

问：雇用前花旗银行员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他们可以帮助解决被花旗银行扣押的 2 亿美元，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是因为在花旗银行的经验而被雇用的，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他不知道。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是否做了任何努力，想从花旗银行拿回那 2 亿美元？

答：我没有——我没有负责这个。我只是从 John——从 James 那里得到更新。

问：你得到更新。当你得到这些更新时，你有没有告诉他，嘿，伙计，我现在在 Saraca 工作了，我们一起喝一杯吧？

答：我不记得了。

问：对不起。我说错了，不是 2 百万，是 2 亿美元在花旗银行，对吗？

答：我相信是的，是 2 亿美元。

问：现在你刚才作证说你在试图寻找其他银行。这是你的证词吗？我不想弄错。你告诉我。你在第一周还做了什么？

答：安顿下来，邮件，弄清楚电话，工资；其中一件事是，他们需要一个新银行账户。

问：好。你不是在做工资单，对吗？

答：对不起？

问：你不是在那里做工资单，对吗？

答：不，不，是设置我的工资单，这样我才能拿到工资。

问：好的。这花了整个星期，还是只是部分时间？

答：我不记得具体的时间。不。

问：好的。你在试图寻找其他银行，对吗？

答：对。

问：好的。你还记得 G-Clubs 是在 2020 年 10 月启动的吗？

答：对。

问：你想为 G-Clubs 找到不同的银行做生意；这样说对吗？

答：不。

问：你联系了——你告诉我。你联系了哪些银行？

答：我在试图为 Saraca 和 GTV 开设账户。

问：对。但在哪里？

答：我相信是普林斯顿银行和签名银行。

问：你是怎么确定普林斯顿银行和签名银行的？

答：什么意思？

问：对不起？

答：什么意思？

问：有很多银行，对吧？你是怎么选择普林斯顿银行和签名银行的？

答：我有联系。

问：好的。

答：在这两家银行都有联系。

问：好的。所以你联系了你的联系人，对吗？

答：对。

问：你通过 GTV 或 Saraca 的电子邮件地址联系了你的联系人，对吗？

答：或者是私人邮箱。我不确定。

问：好的。然后你和普林斯顿银行和签名银行的人谈过，对吗？

答：对。

问：这是在八月份，对吗？

答：我相信是的。

问：那是你在那里的第一周，对吗？

答：八月份，是的，那是我的第一周。

问：对。所以当你和普林斯顿银行谈论开设这些银行账户时，你是以 Saraca 员工的身份介绍自己的，对吗？

答：可能是吧。

问：你不确定？

答：对，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开始的邮件，或者信息什么的。

问：那么现在坐在这里，你不知道你是告诉普林斯顿银行，你在花旗银行工作，试图让我的客户 Saraca 在普林斯顿银行开账户，还是告诉普林斯顿银行，我现在在 Saraca 工作，我想在你们银行开账户？

莫里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施洛夫律师说：我认为我没有问过关于普林斯顿银行的问题。

法官说：你是以一个实体的员工身份自我介绍的吗？

证人说：我不记得，在那

法官说：好。我们现在要暂停午餐时间。你们将在 12:30 回来。记住不要在自己之间或与任何人讨论这个案子。不要让任何人在你们面前讨论这个案子。同时我也希望你们考虑我提出的下周四天的建议。周三你们休息，我想知道你们是否可以在 9:30 到 1:00 之间来上班，中间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到 2:00，然后从 2:00 到 5:00。不要观看、收听或阅读任何与此案有关的任何内容。

( 陪审团不在场 )

法官说：先生，你可以出去。不要讨论你的证词。

( 证人不在场 )

法官说：我想要一份相关信件的副本。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这里有，法官大人。我马上递上来。

法官说：请坐。

辩方声称，这封 2021 年 7 月 11 日由 Warren 法律集团写给 Limarie Reyes Molinaris 的这封信并不是为了证明所声称事项的真实性，这是你的立场吗？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那么你的立场是它被提出的目的是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让卡马拉珠先生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旁听席出来了，不想重复，如果法院允许的话。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封信被提出有两个目的，法官大人。一是为了完成有关导致仲裁事件的叙述，政府提及了这一点；二是为了反驳证人的证词，他声称此时此刻他不想继续留在 PFA。

法官说：政府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莫里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关于完成叙述这一点，你不能仅仅说某物完成了叙述就能让它成立。要证明这完成了叙述就是为了证明其真实性，这是不允许的。

另外，关于所谓的反驳，证人并没有否认信中所说的内容。他也没有否认他的律师在进行关于 PFA 的讨论。信中没有任何内容——这封信不是他写的，他也没有被抄送，也没有收到——能与他在证人席上的发言有关，当然也无法反驳他所说的任何内容。

法官说：所以我理解辩方的意思是他在证词中说——我不记得了——在这封信写的时候他不想继续留在 PFA 中；我理解正确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是我对证词的记忆，法官大人，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

莫里律师说：这是——

卡马拉珠律师说：还有——对不起。

莫里律师说：这是关于他律师对正在进行的合同争议的看法。这不是他们对证人提出的问题，他回答了那个问题。这完全是一个与双方之间的法律谈判有关的事情。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Sharonda 女士同意在午休时查看她的记录并给我页面编号。我很乐意给法院发一封电子邮件，并抄送给政府。

法官说：你声称这是证人何时做出的声明？

施洛夫律师说：我认为他今天早上作证了。

法官说：今天早上？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今天早上，法官大人。今天早上通过施洛夫律师的交叉询问首次提到这封信。他说在那个时候他想要退出 PFA，这是这封信中讨论的法律合同，不是其他的合同。施洛夫律师特别问他在那个时间点——我在概述问题，我们有记录——在那个时间点，他说 2021 年 7 月，也就是信件的时间。他还作证说律师是按照他的指示行事的。实际上，他是在回答施洛夫律师的问题时说的，我相信也回答了法院的问题。

法官说：所以你的立场是这封信与他的声明相矛盾，因为它表明他在 2021 年 7 月时希望继续留在 PFA 中。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这不是他的声明。他在作证时做了一个声明。这是他关于自己想要或不想要什么的声明。这是一份法律谈判文件，反映了双方之间的谈判。他不



是其中的一方。如果这是适当的反驳，他们就不需要说这是为了完成叙述。事实上，他们说这是为了完成关于 PFA 谈判时间线的叙述，就是为了证明其真实性。这是不允许的。

法官说：你为什么认为他们是为了证明其真实性而提出的？

莫里律师说：因为他们试图将这份文件引入案件，以便他们可以在其他目的上使用它。

法官说：你认为他们想在其他目的上使用它是为了什么？

莫里律师说：我不知道。我预计他们会在结案陈词中使用它。我认为他们会指出这份文件的不同方面，包括关于 G-Clubs 和 G-Clubs 运作的不同陈述，继续 PFA 或取消 PFA 对 G-Clubs 的好处。

卡马拉珠律师说：不，法官大人。

法官说：那么你们具体想要这封信的哪些部分出示，出示的具体目的是什么？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希望这封信出示，表明你的律师对终止通知的回应，并表明 Crane 和他的公司在 2021 年 7 月时希望留在 PFA 中。我们不同意信中任何内容的真实性。

法官说：信中是否有部分表达了 Crane 希望留在 PFA 中的愿望？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例如，法官大人，我认为即使是关于 G-Clubs 继续留在 PFA 中的好处，我们也不认为这些是真的，但我们认为这是试图说服 G-Clubs 继续留在 PFA 中的尝试。

莫里律师说：这是解释的问题。

卡马拉珠律师说：陪审团可以做出解释。

莫里律师说：他们没有回答法院的问题。

法官说：这些律师非常有能力说明他们是否在敦促对方取消协议。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我认为如果法官看这封信，很明显这些熟练的律师直接试图诱使 G-Clubs 不要终止协议。这封信的整个目的是对终止通知的回应。它不是一个说是的，我们同意被终止的回应。这是一个说不要因为 X、Y 和 Z 原因终止的回应。我们不会向陪审团争辩 X、Y 和 Z 原因是准确的；事实上，这与我们的论点相反。这是同样的原因——当政府说，我们提出这份文件是为了证明其虚假性时，这不是传闻，同样的概念。

莫里律师说：这根本不是反驳，法官大人。你问卡马拉珠先生，他要指出信的哪些部分来反驳证人，他回答了两个声明——或两个他试图作为所谓反驳提出的事实。首先，他可以在不参考这封信的情况下提出这些问题，不需要引入这封四页的信。无论如何，他指出的段落不是适当的反驳。没有反驳的依据。这个证人没有否认信中反映的任何内容，即使他否认了，这也不是反驳他的方式。

法官说：好的。我会看这封信。我们 12:30 回来。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只是为了时间安排考虑，今天早上交叉询问已经进行了两个半小时。我只想问施洛夫律师还需要多长时间。

法官说：施洛夫律师？

霍顿律师：法官大人，我要播放他——其中一个通话的视频，因为他们想要播放通话。我不知道。老实说，我有点混乱。我不知道。也许一个小时？

法官说：我希望你在提问时高效。

我们 12:30 再见。

( 午休 )

下午庭审

时间：12 点

( 陪审团不在场 )

法官说：请坐。

我要请证人出去。

( 证人不在场 )

法官说：首先，政府提到有一个仲裁问题，并且在直接询问中确立了 G-Clubs 对 Crane 提出了某些金钱索赔，最终在 Reyes Molinaris 和 Izquierdo 的证词之后，裁决对 G-Clubs 有利。我回顾了昨天证人的证词，并提请注意施洛夫律师的问题，从“你希望终止与 Crane 的合同吗？”到“他们从来没有和你终结，对吗？”以及他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还有中间的所有内容。我认为陪审团留下的印象是证人和 Crane 试图与 G-Clubs 保持距离，但这封信与此相矛盾。它显示 Crane 试图保持这段关系。因此，只要这封信能被认证，我将允许它作为证据。

让证人回来。

( 证人在场 )

法官说：请让陪审员进来。

( 陪审团在场 )

法官说：请坐。

各位陪审员，我原本打算在 12:30 叫你们回来，但发生了一些事情，不是各方或我本人的过错，所以我为延迟道歉。

你可以继续提问了。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施洛夫律师提问：

问：先生，你熟悉 G-Clubs，对吗？

答：是的。

问：作为你的工作职责的一部分，你从未被要求设计任何 G-Clubs 的网站，对吗？

答：我个人设计吗？

问：是的。

答：我有不同的任务，所以可能会是审查 G-Clubs 网站。

问：你不是网站设计团队的一员，对吗？

答：设计团队？

问：是的。

答：不是。

问：你不是 G-Clubs 的营销团队成员，对吗？

答：不是，正式来说不是。

问：你非正式地也不是 G-Clubs 营销的任何一部分，对吗？

答：我参与了一些项目，一些任务。

问：什么项目？说一个你为 G-Clubs 营销的项目。

答：比如说，G 峰会。

问：好的。你为 G 峰会做了营销？

答：不是营销，而是看了，看了地点。

问：哪个地点？

答：他们将举办 G 峰会的地点。

问：你看了哪个地点？

答：波多黎各的一家酒店。

问：所以你去波多黎各的酒店考察了 G 峰会的可能场地？

答：是的。

问：你还为 G-Clubs 的营销做了什么？

答：就像我说的，小任务。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小任务帮助——彦平曾经请我帮忙，关于 G-Clubs 的事情。

问：你参与了 G Fashion 吗？

答：只是财务方面。

问：你在设计 G Fashion 网站上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对吗？

答：可能是结账，在线结账流程。

问：你帮助——

答：他们需要——是的，他们需要——他们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创建一个商家。

问：所以你帮助他们为 G Fashion 创建了一个商家？

答：我在试图为他们找到一个商户处理器。

问：你找到了吗？

答：很难。我不记得他们是否得到了批准。

施洛夫律师说：我申请删除这段话。

问：我的问题是：先生，你找到了吗？

法官说：反对有效。这段被删除。请直接回答问题。

答：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你找到了吗？

答：我找到了，是的。

问：对不起？

答：我找到了。

问：是谁？

答：我不记得名字了。

问：好的。你帮助组织了 G-Clubs 的活动吗？

答：就像我说的，只是地点。

问：你帮忙组织了一次汽车抽奖活动吗？

答：不，没直接参与。

问：你在为 G-Clubs 实际提供服务方面有任何角色吗？

答：没有。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 G-Clubs 有银行问题，对吗？

答：对。

问：你作证说有些账户被关闭了，对吗？

答：对。

问：有些账户被关闭是因为受到 OFAC 的打击，对吗？

答：有些账户，是的。

问：OFAC 代表什么？

答：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问：可以说，OFAC 有一份受到制裁的人的名单，对吗？

答：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可以说，OFAC 维护一份受到制裁的人的名单，对吗？

答：是的。

问：银行不想与在 OFAC 名单上的人做生意，对吗？

答：对。

问：有些汇款被标记为来自 OFAC 名单上的人，但实际上不是，对吗？

答：对。

问：在这些情况下，你和 Alex H 所做的是证明这些汇款人不在 OFAC 名单上，对吗？

答：我们要求提供身份证明、出生日期，正确。

问：所以你可以告诉银行这些人实际上不在 OFAC 名单上，对吗？

答：所以我们可以提供给银行，然后做出决定。

问：你这么做了，对吧？你收集了身份证、护照照片或其他身份证明，并发送给银行，对吗？

答：Alex 做的。他负责 G-Clubs。

问：他在邮件中抄送了你，对吗？

答：他可能有。

问：他也转发了关于这个问题的邮件给你，对吗？

答：再次，他可能有。

问：让我给你看标记为辩方证据 31189 的文件。

问：你认得这个文件吗？

答：是的。

问：这是发给你的邮件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此时辩方提出将辩方证据编号 31189 作为证据。我刚刚忘了编号。但就是 31189。

法官说：有异议吗？

莫里律师说：有，反对，传闻。

法官说：请上前。

(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

法官说：这是证人发给 Alex H 的邮件，其中证人说明了几个人的个人信息。你以传闻为理由反对？

莫里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这是为了证明这些人是否在 OFAC 名单上，这就是被告，或证人，抱歉，发送给其他人的相关性。显然，这不属于任何例外情况。它与他的心理状态无关。完成叙述不是传闻例外，如果辩方打算以此为理由引入它。这没有正当理由。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只是表明这是一个讨论的话题。我们没有任何——

法官说：他已经作证说这是一个讨论的话题。所以——

施洛夫律师说：而且信息从负责 G-Clubs 的 Alex H 流向负责银行业务的哈立德先生，然后他将信息发送给银行。我们没有兴趣说明这些人是否在 OFAC 名单上，也不打算讨论这些人是否在 OFAC 名单上。我们只是想表明有些人被指称在 OFAC 名单上，他们发送这些信息是为了表明他们并没有恶意。

法官说：我以为这是证人发给 Alex H 的邮件。我错了吗？是 Alex H 发给证人的吗？

施洛夫律师说：有两封。一封是 Alex H 发给这位先生的。他收到了，因为他负责银行业务。然后他转发了邮件。

莫里律师说：施洛夫律师所说的所有事实已经通过证词确立。这是双重传闻，证人在回应 Alex H。显然，违背了陈述，他们试图利用它来证明其真实性，或者至少会混淆陪审团，不管是否为证明其真实性引入，法院有义务排除它，特别是在没有传闻例外的情况下。

卡马拉珠律师说：首先，法院没有义务排除可接受的证据。

其次，如果他们继续说我们做了不真实的陈述，是有记录的。他们可以在总结时反对，法官大人可以裁决。

但我要说的第三点是，没有证据规则说因为证人作证了某件事，另一方不能提供更多证据来支持它。这就是为什么政府——

法官说：那累积证据呢？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是一个邮件，法官大人。我看不出一个邮件怎么会——

法官说：我不允许它作为证据。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

( 回到公开法庭上 )

施洛夫律师提问：

问：Alex H 向你提供了据称在 OFAC 名单上的人的个人信息，对吗？

答：你说的个人信息是什么意思？

问：护照，身份证。

答：护照。

问：然后你会将这些信息转发给银行，对吗？

答：要么是我，要么是 Alex，是的。

问：这也是你正常工作职责的一部分，对吗？

答：对。

问：顺便问一下，你知道郭文贵是否在 OFAC 名单上吗？

答：不确定。

问：你说你为郭文贵工作，对吗？

答：是的。

问：你没弄清楚郭文贵是否在 OFAC 名单上？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这个问题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知道郭文贵有一份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吗？

答：不知道。



问：作为你工作职责的一部分，你参与了招聘面试，对吗？

答：有些是的。

问：你面试过一个叫 Miguel Rivera 的人，对吗？

答：对。

问：你是面试团队的一部分，对吗？

答：对。

问：你录制了那次面试，对吗？

答：对。

问：那是一次 Zoom 面试，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此时我提出将辩方证据 60535 作为证据。

法官说：准许。

( 辩方证据 60535 收为证据 )

问：我能为你播放一下吗？我认为是 18 号。

当他们设置时，你还记得这次工作面试吗？

答：记得。

问：Zoom 会议的参与者有哪些？

答：是我，Miguel 被面试的人，我相信还有 Ross，Alex 和 Maya。

问：Maya 是谁？

答：Maya 是我的助理，也为这个团队工作。

问：谁支付她的工作报酬？谁支付她的工资？

答：我相信是 Lexington。

问：你相信是 Lexington？

答：是的。每个人都有报酬——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拿到工资的。

问：我的问题不是她拿了多少钱，先生。

答：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拿到工资的。我不负责工资。请继续。

问：你继续。

答：不，你继续。

问：你不知道谁支付了她的工资，对吗？

答：不知道。

问：好的。

( 播放音频 )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可以停在这里。

问：你认得这个声音吗？

答：是我。

问：你记得刚才播放的陈述吗？

答：记得。

问：你当时真的认识 G-Clubs 背后的人四年了吗？

答：我指的是彦平。

问：你指的是一个人？

答：我指的是彦平。

问：好的。所以你的证词是，当你说你认识 G-Clubs 背后的人四年时，你只是在指王彦平。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们可以播放下一个片段吗？

( 播放音频 )

施洛夫律师说：你可以停在这里。

问：先生，你认得这个声音吗？

答：认得。

问：那是谁的声音？

答：Ross。

问：Ross 在哪里工作？

答：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法治基金。

问：我的问题是：在这个录音期间，Ross 在哪里工作？

答：我不清楚。应该是在法治基金。

问：你的证词是 Ross 在那段时间为法治基金工作？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问：我撤回这个问题。他正在参与这次面试，对吗？

答：对。

问：他在谈论 Miguel Rivera 在混乱中带来秩序的经验，对吗？

答：他是这么说的。

问：他在面试一个人来加入 G-Clubs，以便在混乱中带来秩序，对吗？

答：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问：在你开始面试 Rivera 先生之前，你有没有和他谈论准备这次面试？

答：我不记得有没有正式的面试准备。

问：那非正式的准备呢？

答：我还是不记得。

问：那临时的准备呢？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继续。

问：Rivera 先生在面试什么职位？

答：我相信是财务方面的。

问：在哪家公司？

答：G-Clubs Puerto Rico。

问：谢谢。

施洛夫律师说：请播放下一个片段。

( 播放音频 )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可以停在这里。

问：先生，那是谁的声音？

答：是我的。

问：可以说，郭文贵并不知道你在面试 Miguel Rivera，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他不能说郭文贵知道或不知道。

问：你告诉过郭先生你在参与面试 Miguel Rivera 吗？

答：没有，没直接告诉他。

问：你是如何间接告诉他的？

答：可能通过彦平。

问：可能？

答：可能是彦平告诉他的。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对吗？

答：不知道。

问：你说可能是彦平告诉他的，这是猜测，对吗？

答：可能是的，可能是彦平告诉他的。

问：这是你的猜测，对吗？

答：我不知道彦平是否告诉了他。

问：好的。

法官说：请上前。

(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

法官说：这位证人在使用“大词”时有困难，比如“告诫”和“猜测”，所以我希望你用更简单的语言，这样他可以更有效地回答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对不起。我没有——好的。

( 回到公开法庭上 )

法官说：你可以继续。

施洛夫律师提问：

问：先生，你只是猜测是彦平告诉了郭先生，对吗？

答：再说一次，我不确定她是否告诉了他。

问：好的。刚才播放的片段中，你正在参与面试这个人在 G-Clubs 工作的职位，对吗？

答：对。

问：在直接询问中，你作证说到有一次你用从 Crane 得到的钱为你和你的妻子购买了某些房产，对吗？

答：我用了那些钱投资房产。

问：好的。你是如何投资这些房产的？你购买了吗？

答：我购买了，是的。

问：好的。你购买了多少房产？

答：总共七处。

问：总共七处房产。它们都在佛罗里达州吗？

答：是的。

问：它们都是带游泳池的多户住宅吗？

答：不是。

问：好的。有多少是带游泳池的多户住宅？

答：你指的是多户住宅？单户住宅，你具体是什么意思？

问：我撤回这个问题。

这些房子都有不止一个卧室，对吗？

答：对。

问：它们的公寓里还有其他设施，对吗？

答：对。

问：你试图将这些房产作为 Airbnb 出租，对吗？

答：其中三处。

问：好的。在直接询问中你作证说你将这些房产登记在你妻子的名下，对吗？

答：对。

问：你记得在直接询问中你说这样做是“因为可能会有诉讼或其他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这些房产在我信任的其他人的名下”，对吗？

答：我想这是我的证词，但我可以 ——

问：然后你作证说你认为自己可能会受到某种伤害，某种身体伤害，对吗？

答：对。

问：先生，这些房产是在哪一年购买的；你记得吗？

答：在 2021 年和 2022 年。

问：2021 年你还在东 64 街工作，对吗？

答：不是一整年。

问：好的。但在 2021 年的某些时候你还在那里工作，对吗？

答：是的，直到七月。

问：好的。所以你来回于东 64 街，那时你并不害怕会发生什么事，对吗？

答：在争执发生之前没有。

问：好的。所以在争执发生之前，你购买了这些房产，并且你仍然把它们登记在你妻子的名下，对吗？

答：是的。

问：实际上你把这些房产登记在你妻子的名下，因为你在破产，如果你登记在自己名下，受托人会没收它们；这不是事实吗？

答：不是。

问：如果你把这些房产登记在自己名下，会发生什么事？你认为受托人会怎么处理？

莫里律师说：反对。这需要猜测。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有没有义务向破产受托人报告房产购买情况？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

答：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自己对破产受托人的义务？

答：嗯，那时候是第 13 章债务重组，所以整个债务计划通过第 13 章支付。

问：对。你必须给——

答：我不——

问：对不起。继续。

答：我不认为——我不知道是否需要让他们知道。

问：你不需要向他们提供资产清单吗？

答：那是在之前。

问：那是——

答：那是在申请时。

问：那是在申请时。

答：嗯。

问：当你在有支付义务不用吗。

答：再说一次，我不知道。

问：坐在这里的你现在仍然又义务支付给破产受托人有义务，对吗？

答：是的，我有两个 8000 美元的付款。

问：对。你仍然需要进行这些付款，对吗？

答：对。

问：事实上，你应该给他们提供资产清单，以便他们确保支付计划正确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这个问题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Roman Yagudaev 是谁？

施洛夫律师说：让我拼写一下，法庭记录员女士。R-O-M-A-N, Y-A-G-U-D-A-E-V。

答：他是我的朋友和合伙人。

问：当你在 GTV 工作时向其他人介绍他时，你称他只是一个联系人，对吗？

答：我不——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称呼他的。

问：你在 10 日直接问询时作证说他是“只是一个联系人”，对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可以调出他的证词吗？

问：你记得作过这样的证词吗？

答：你要我读吗？

问：我只是想确保与你的记忆一致。

答：是的，上面写着“和一个我认识的朋友”。

问：对。这就是他，对吗？

答：对。

问：好的。你怎么发音他的名字，这样我不会弄错？是 Yagudaev，Yagudaev？

答：你会怎么——你会怎么说？

问：好的。我称他为 Roman，可以吗？

答：好的。这更简单。

问：好的。你介绍 Roman 给 G-Clubs 的人，让他提供服务，对吗？

答：对。

问：你介绍他是因为据你所说，他有移民方面的联系和经验，对吗？

答：对。

问：你希望雇用他或让 GTV——G-Clubs 雇用他，以便他能帮助人们在安提瓜获得护照，对吗？

答：是的，王雁平有兴趣雇用他，对。

问：对。王雁平，王女士，面试过他，对吗，或和你谈论过他，对吗？

答：她曾直接和他说过话。

问：她拒绝使用他的服务，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事实上，她告诉你他们在安提瓜已经有能够提供相同服务的人，对吗？

答：不。她从未说过。

问：她发短信让你直接联系安提瓜的那些人，对吗？

答：再一次，我不记得了。

问：好的。和这位 Roman 先生一起，你们另开了一家公司，对吗？

答：你能具体一点吗？

问：当然。你和他成立了一家公司，叫 Royalton，对吗？

答：Royal？



问：Royalton。

答：不。

问：你没有？

答：Royal。

问：Royal？只是 Royal？

答：我想是 Royal Asset Group，类似这样的名字。

问：对不起？

答：Royal Asset Group。我不确定确切的名字。

问：好的。但是你们两个一起开的，对吗？

答：我想还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大概有四个人。

问：它现在还存在吗？

答：是的。没有活动。

问：对不起？

答：完全没有活动。

问：好的。你还开了另一家公司，对吗，叫 Kanji Capital Group，对吗？

答：那是在我还在为团队工作时开的。

问：哪个团队？

答：为郭和王雁平工作时。

问：你把 Kanji Capital Group 作为一个可能的私人股本公司推销给王女士，对吗？

答：那是她让我创建的。

问：你能不能——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申请删除并请他回答问题。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问题。你的回答已被删除。

请重读问题。

( 记录读出 )

答：她让我去创建它。

问：你的证词是王女士在 2021 年 6 月让你为她创建一家公司？

答：是在 2021 年 6 月之前。

问：2021 年 6 月之前的什么时候？

答：我们在二月份开始谈这个。

问：好的。据你所说，什么时候完成的？

答：你是说什么时候创建的吗？

问：对不起。我收回这个问题。

你创建了公司的宣传册，对吗？

答：可能。

问：你记得吗？

法官说：不要说可能。说是否。

答：我不记得了。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我可以上前吗？

法官说：可以。

答：你的问题是什么？

问：你创建了一个宣传 Kanji Private Equity Capital 的宣传册，对吗？

法官说：问题是问这份文件是否能唤起你的记忆，是否做过这件事。

答：我没有亲手创建它，但我肯定熟悉 Kanji 资本集团。我说我没有亲手创建它，但我熟悉 Kanji。

问：那么，你是怎么熟悉 Kanji 的？

答：它是——我和——我和合伙人一起拥有它。

问：合伙人是谁？

答：Stephen Lawandy

问：谁是 Stephen Lawandy

答：他最初被 G-Clubs 和 G 集团雇佣

问：但是对于你来说，他是谁？

答：我之前与他共事过。我们供职于同一家银行。

问：你帮助 Stephen Lawandy 在 G-Clubs 找到工作吗？

答：我把他介绍给了王雁平。

问：你把他介绍给王雁平，对吗？

答：对。

问：好的。你和 Stephen Lawandy 一起成立了这家公司，对吗？

答：我们被要求成立的，是的。

问：对不起？

答：我们被要求创建这家公司。

问：好的。但你们创建了，对吗？

答：我说我们是被王雁平要求去创建的这家公司

问：好的。你们创建了，对吗？

答：我们要求-是的。

问：你把那个文件发送出去了？

答：你的意思是什么？

问：你把文件发送给谁了？

答：我不记得了。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可以拿回来吗。

问：你希望这家私人股本公司由谁来支持？

莫里律师说：反对，无关联性。

法官说：允许提问。

答：你说的支持是指什么？

问：谁会为它提供资金？

答：它会有投资者。

问：投资者会是谁？

答：公司成立后会进行推广——它会从王雁平的网络中获取资金。

问：这是在 2021 年 6 月，对吗？

答：不。就像我说的，我们在二月份开始这个项目。

问：对。这个项目什么时候结束的？你二月份开始的。什么时候结束的？

答：它继续存在的，但我们从未取得成功。

问：好的。但我的问题是：它什么时候结束，你什么时候把它发给王雁平的？

答：你是说结束，像是创建公司吗？

问：是的。

答：所以我们在二月份开始。到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时，大概是六月——五月、六月，类似这样的时间。

问：在五月或六月，你把它发给王雁平，对吗？

答：再说一次，我不记得是否将这份文件发给了王雁平。

问：好的。让我看看能否刷新你的记忆。

答：只是一份附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它。

问：我的问题是，这份文件是否刷新了你的记忆，Kanji 的 PDF 文件在 2021 年 6 月 21 日发给了王雁平？这份文件能否刷新你的记忆？

答：再说一次，这是一份 PDF。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它。

法官说：问题是，看这份文件是否真的让你记起了这件事。

证人说：我发过这份 PDF 吗？是的，我发过关于 Kanji 的 PDF 给王雁平。

问：坐在这里的你还记得你发给王雁平的关于 Kanji 的 PDF 是在 2021 年 6 月 27 日发出的，对吗？

答：对。

问：在那之后不久，7 月 11 日，你被告知 Crane 想终止与你的合同，对吗？

答：对。

施洛夫律师说：我能给证人看一下 DX 60540 吗？

法官说：可以。

问：先生，你喜欢纸质版的，还是我们在机器上翻页给你看？

答：不，你能给我一份吗？

问：纸质版吗？

答：是的。

问：当然。

答：好的。

问：这是终止协议；这是终止通知，对吗？

答：对。

问：你认可这是终止通知，对吗？

答：那是我的回答。

问：这是对终止通知的回答，对吗？

答：是的，是对终止通知的回答。

问：你认可这是你的回答，对吗？

答：是的，这是来自于 Chris Warren。

问：谢谢。

施洛夫律师说：我申请将 DX 60540 作为证据。

莫里律师说：我可以进行预审质询吗？

法官说：可以。

莫里律师进行预审质询：

问：哈立德先生，这是你写的这份文件吗？

答：不是。

问：你在 2021 年 7 月或前后这份文件发出时见过这份文件吗？

答：我不记得 Warren 法律集团是否把它发给我。

问：你知道这是否是 Chris Warren 在 2021 年 7 月 9 日写给 Limarie Reyes 的信件的真实准确的副本吗？

答：不，我不知道。

莫里律师说：我们反对，法官大人。

施洛夫律师继续提问：

问：先生，这份文件上有信头吗？

答：有。

问：上面的小图片是什么？

答：我不知道。

问：好的。Christopher Warren 是谁？

莫里律师说：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在为这份文件建立基础。

法官说：你已经问过 Christopher Warren 是谁了。

施洛夫律师说：我是指信件的信头，我不是问一般意义上的，我只是问信头上的

法官说：他没有阅读该文档，因为该文档尚未经过验证。

施洛夫律师继续提问：

问：Todd Kulkin 是谁？

答：Todd Kulkin 是谁？

问：对。

答：他是我的律师。

问：你的律师实际上是否对 G-Clubs 的终止通知作出了回应？

答：可能有。

问：就是这份文件，对吗？

答：看起来是的。

问：谢谢。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再次申请将文件作为证据。

莫里律师说：同样的反对，但没有进一步的问题。

法官说：我准许将文件作为证据。

( 辩方证据 60540 作为证据接收 )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施洛夫律师继续提问：

问：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边。

问：哈立德先生，在 2023 年 3 月 8 日，你和这三位律师签署了一份不起诉协议，对吗？

答：你能重复一下日期吗？

问：3 月 8 日。你记得你的不起诉协议的日期吗？也许我记错了日期。让我查一下。

问：我没记错日期。2023 年 3 月 8 日。你记得吗？

答：是的。我不确定签署的确切日期。

问：好的。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FBI 接触你时你没有立即与他们交谈，对吗？

答：对。

问：他们在 2021 年 7 月 26 日接触你，对吗？

答：不对。

问：好的。你告诉我他们是什么时候接触你的。

答：2021 年 11 月。

问：FBI 在 2021 年 11 月接触了你？

答：对。

问：好的。那之后你第一次与检察官交谈是什么时候？

答：2022 年 4 月。

问：你确定不是 2022 年 5 月吗？对不起。

答：我不确定。是四月或五月。

问：好的。你在十一月 FBI 接触你时，拒绝与他们交谈，对吗？你说你有律师，不想和他们谈话，对吗？

答：对。

问：在那之后到你第一次在 2022 年 5 月 12 日与他们交谈期间，你意识到你偷了 270 万美元，对吗？

答：我没有偷 270 万美元。

问：对不起？

答：我没有偷 270 万美元。

问：你偷了多少钱？

答：我没有偷。

问：你一点都没偷吗？

答：没有。

问：你只是退回钱，因为你没偷钱吗？

答：什么退还的钱？

问：没收的。如果你没偷，为什么要被没收？

答：我是根据我们达成的协议退还的。

问：但协议是基于你所做的事情，对吧？

好吧，你知道吗，让我们谈谈你做的事情。你告诉他们你在 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7 月期间，开设了与郭先生有关的银行账户，这是错误的，对吗？

答：对。

问：他们同意不为此起诉你，对吗？

答：协议是这么说的。

问：他们同意不为此起诉你，因为你告诉他们你进行了金融交易以隐藏资金，这是在 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7 月之间，对吗？

答：对。

问：然后你告诉他们你诱使人们投资实体，他们告诉你他们也不会为此起诉你，对吗？

答：诱使？你能重复一下吗？

法官说：施洛夫律师。

施洛夫律师说：我在读协议本身，法官大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很乐意重新表述。

答：我能——

问：你告诉他们，对吗，你做了不法的事情让人们投资，这是非法的，他们说，好，我们不会为此起诉你，对吗？

答：协议不是这么说的。是关于一个欺诈骗局。

问：你告诉我协议怎么说的。

答：是关于一个欺诈骗局。

问：好的。你告诉他们你从 2020 年 10 月到 2021 年 7 月经营了一家无牌照的金融服务公司，他们同意不为此起诉你，对吗？

答：再说一次，协议中包含了这个内容——关于经营无牌照的金融服务公司。

问：对。但是你今天在交叉询问中作证说你是一个有执照的汇款人，对吗？



答：我们有执照，是的。

问：再说一遍？

答：是的，我们确实有执照。

问：那为什么你要求政府为你提供对完全合法的事情的保护呢？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这曲解了他的证词。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他们为你提供保护的无执照货币服务是什么？

莫里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的不诉讼协议说他们不会因为你在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7 月期间经营无执照的货币服务业务而起诉你，对吗？

答：如果协议上是这么写的，是的。

问：你对这意味着什么有什么理解？

答：具体指什么？

问：关于你的不诉讼协议。

答：你的问题是什么？

问：我的问题是：你对突出显示的词句的理解是什么，也就是你的不诉讼协议？

答：经营无执照的货币服务业务，大约从 2020 年 10 月到大约 2021 年 7 月。

问：对。那么你经营的无执照货币服务业务是什么？

答：Crane。

问：这是你经营的无执照货币服务业务吗？我收回这个问题。

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你有执照，对吗，可以作为货币服务/商业服务汇款人？

答：正确。

问：好的。那么为什么你需要保护？

答：以防我的律师没有百分之百确认。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如果这涉及任何——

施洛夫律师说：我没有问任何关于他律师的问题。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能帮我看一下这份文件的第一页吗。

法官说：我只是想提醒所有律师要对着麦克风说话，这样口译员才能听到你们的声音。

答：是的，我在这里。

问：你认得这份文件吗？

答：认得。

问：好的。这是你的不起诉协议吗？

答：对。

问：是寄给你的律师的，对吗？

答：是的。

问：是你签署的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此时我申请将这份文件作为证据。

莫里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采纳证据。

( 辩方证据 60529 作为证据接收 )

施洛夫律师说：我可以让陪审团查看吗，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由辩方施洛夫律师继续提问：

问：作为你的保护的一部分，对吧——如果我可以回到之前的页面——政府同意不对你犯下的其他罪行起诉你，对吗？

施洛夫律师说：如果我可以将它放大给陪审团和证人看，谢谢。

问：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给你保护的其中一项是第 ( v ) 条。你看到那里了吗？

施洛夫律师说：如果我们可以为他突出显示。

问：“提供关于他个人开支的虚假信息给金融机构，时间在 2016 年前后”，对吗？

答：对。

问：好的。你在 2016 年不认识郭文贵，对吗？

答：不认识。

问：你在 2016 年不认识王女士，对吗？

答：不认识。

问：你对银行撒了什么谎？

答：我想要对我的房子进行贷款修改。

施洛夫律师说：我申请删除这段。

问：我的问题是，请问：你撒了什么谎？

法官说：你回答完了吗？

证人说：没有。

法官说：好的。请让他回答。

答：所以我在对我的房子进行贷款修改时，提供了不正确的个人开支信息。

问：你说的是不正确？

答：是的。而且——

问：所以“不正确”是指错误吗？

答：不，不。不是准确的信息，关于我的开支。我夸大了我的开支。

问：你夸大了你的开支。

答：对。

问：你把它交给了一家金融机构。

答：是的。

问：在 2016 年，你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吗？

答：是的。

问：是哪一家？

答：花旗银行。

问：你是对花旗银行撒谎并夸大了，还是对其他银行撒谎？

答：不，是关于我的房屋贷款修改。

问：好的。房屋贷款是哪家银行的？

答：我认为是富国银行。

问：所以你在为另一家银行——花旗银行工作时，对富国银行撒了谎？

答：是的。

问：好的。我们来看第 (vi) 条。那是在 2010 年，对吗？大约 15 年前。或者 14 年。对不起。我的数学不好。对吧？你在 2010 年也撒了谎。

答：对。

问：好的。然后你在 2014 年和 2015 年期间写了坏账支票，总共七次，对吗？

答：是的。

问：顺便问一下，这些跳票支票的金额是多少？

答：我不——我不记得确切的金额。

问：好的。那么(v)、(vi)和(vii)发生在你认识王雁平和郭文贵之前很久，对吗？

答：对。

问：你刚才说你不记得支票的金额；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是的。

问：让我给你看一下 3500-166 的第 3 页。

施洛夫律师说：只给证人看。

问：先生，你看见屏幕上的内容了吗？

答：看见了。

问：这有助于你回忆这些六七张跳票支票的金额吗？

答：我不记得确切金额，但那是——那是我说的。

问：你说了什么？

答：1 万到 2 万美元。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反对。这是在刷新他的记忆。如果他已经读了，我们可以拿下来，他可以说文件是否刷新了他的记忆。

法官说：所以如果你不记得某件事，然后给你看一份文件，看看是否能帮助你记起，不要读文件。只需说它是否能帮助你记起。

证人说：不记得——它不能帮助我记起确切的金额。

由辩方施洛夫律师继续提问：

问：它能帮助你记起每张支票的大致金额吗？

答：不，女士。

问：你完全不记得金额？我撤回这个问题。

法官说：反对有效。

莫里律师说：反对。

施洛夫律师说：你可以把它拿下来了。

由辩方施洛夫律师继续提问：

问：现在让我们回到你的不起诉协议。

根据这份协议，你对未申报税款是否有刑事责任？

答：是的。

问：通过这份不起诉协议，政府给了你一个避免税务起诉的途径，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请上前。

(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

法官说：我不知道不起诉协议说了什么。

莫里律师说：反对是针对问题的形式。政府给了一个避免做某事的途径？这是不合适的提问方式。她可以问文件说了什么。文件本身会说明。

施洛夫律师说：他们确实给了他一个途径。他们说你可以修改申报你的税款，这样你就不会因为未申报税款而入狱。这就是途径。

莫里律师说：文件中没有反映这一点。没有“如果你不申报税款你就会入狱”的内容。这是不允许和不合适的。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常识，你不申报税款会入狱。

法官说：政府是否同意如果 X 那么 Y；你可以这样提问。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当然。

( 回到公开法庭 )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可以把不起诉协议放回去吗？如果我可以先看第 1 页。

让我们看第 1 页的第一个完整段落。

由辩方施洛夫律师继续提问：

问：这些是美国政府给你的所有保护条款，从第(i)条到第(viii)条，对吗？

答：对。

问：我指的美国政府是指莫里女士、芬克先生、费根森先生和不在场的霍顿先生，对吗？

答：谁？

问：这四位检察官，对吗？

答：我看到的是三位检察官。我不认识——不认识另一个人。

问：好的。

答：我不记得

问：好的

答：我不记得他了。

问：好的。谁在底部签了字？不，不，是在上面。美国检察官办公室。那里有三个人签了字，对吗？

答：达米安·威廉姆斯？

问：不。下面有签名，对吗？

答：是的，三个人。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们看第 2 页。

实际上，让我们回到第 1 页的底部。

问：你看到“此外，如果哈立德”那段了吗？

答：看到了。

问：好的。那这是否告诉你，你提供的任何证词或信息，都会在任何刑事税务起诉中对他不利，对吗？上面写着，你提供的任何证词或其他信息都不会在任何刑事税务起诉中对你不利。你看到了吗？

答：上面写的是“将被用来对付”你，“对付他”。

由辩方施洛夫律师继续提问：

问：再说一遍。

答：上面写的是，将被用来。

问：没有他提供的证词或其他信息会被用来对付你。因此，你对他们说的任何话都不会在刑事税务起诉中对你不利。这是你的理解吗？

答：上面写的是，将被用来对付他。

问：上面写的是，没有任何你给出的证词或其他证据会用来——没有一个会用来对付你？

答：好的。

问：我们看下一页。第一段，他们给你提供了税务问题的解决方案？

莫里律师说：这一页上有个人身份信息。我们要求不要展示。

法庭书记员：对不起，律师。你能重复一遍吗？

莫里律师说：这一页上有个人身份信息。我们要求不要展示给观众。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破产中的公共信息。不是个人信息。

法官说：不要展示个人身份信息。那不应该被显示。

施洛夫律师说：没有个人身份信息。

莫里律师说：第二段有地址，法官大人。我们指的是这些。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可以再上前吗？

法官说：我看到提到了一个人名，还看到了一些地址。

施洛夫律师说：那些地址是通过没收程序转交的 Airbnb 房产，不是他的个人住宅。

法官说：你们想要涂掉的是这些地址吗？

莫里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虽然这些地方不是他居住的地方，但它们是与他相关并且他拥有的房产，这些是可识别的信息。不应该在陪审团和旁听席面前的公共记录中出现。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它们在某个时候会出现在没收令中。

法官说：这些是证人用 270 万美元购买的房产吗？

施洛夫律师说：确实如此。

法官说：那就可以保留。继续。

问：陪审团能看到四页中的第二页吗？你能把它放大一些给他们看吗？所以这个协议还允许你提交 2009 年至 2011 年的修正税表，对吗？

答：对。

问：下一段，如果可以放大，都是你用那 270 万美元购买的房产，并且你打算用来做 Airbnb 和其他投资的房产，对吗？

答：对。

问：你必须将所有这些房产没收给检察机关，对吗？

答：对。

问：顺便问一下，你数了多少处房产？

答：七处。

问：谢谢。这份协议还要求你向政府返还你在这些房产中的净权益价值，或总额 270 万美元，对吗？

答：对。

问：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了。它不要求你返还在花旗银行工作期间获得的工资，对吗？那时你也在 G-Clubs 或 Saraca 工作，对吗？

答：对。

问：它不要求你返还在 Saraca 工作期间获得的工资，对吗？

答：不。

问：我说的对吗？你不需要返还工资？

答：我不需要返还工资，不。

问：作为这份不起诉协议的回报，你昨天作证说你的义务是说实话，对吗？

答：我的义务是说实话，是的。

问：昨天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决定你是否在说实话的是你自己，对吗？

答：对。

问：所以你的理解是，如果你认为你在与检察官见面的 19 次中以及在法庭上所说的话是真实的，那么所有对你的指控都不会成为刑事指控，对吗？

答：对，这就是协议的内容。

问：只有你自己决定你是否在说实话，对吗？

答：对。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法官说：重新询问。

莫里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由检方莫里律师重新询问：

问：下午好，哈立德先生。

答：下午好。

问：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不起诉协议吗？那是辩方证据 60529。

你刚才在交叉询问中被问到一些关于你不起诉协议的问题。你还记得吗？

答：记得。

问：你的律师签了你的不起诉协议吗？

答：签了。

问：谁代表你与政府讨论了不起诉协议的条款？

答：我的律师 James。

问：我想重点关注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一段的前三个罗马数字部分，这是关于本协议的保障。

根据本协议，如果你遵守协议中的义务，政府同意不因以下事项起诉你：罗马数字一，从大约 2020 年 7 月到大约 2021 年 7 月期间，你参与了一个计划，在该计划中，你卡莱德与其他人达成协议，自己也向金融机构做出了重大虚假陈述，以开设和维护与郭文贵相关的实体的银行账户，这些账户中存入了欺诈所得。你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以及提供保障的第二项，保障你以下行为：你从大约 2020 年 7 月到大约 2021 年 7 月参与的一个计划，在该计划中，你与其他人达成协议，并亲自参与了旨在隐瞒某些资金是欺诈所得的金融交易。你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以及关于保障的第三项，保障你从大约 2020 年 7 月到大约 2021 年 7 月期间参与的一个计划，在该计划中，其他人做出了重大虚假陈述，以诱使个人向与郭文贵相关的实体投资，其中的一部分资金由你接收。你看到了吗？

答：对，看到了。

问：哈立德先生，这反映了你在 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7 月期间实际从事的行为，对吗？

答：是的。

问：这包括你在过去几天作证时提到的对银行的谎言吗？

答：是的。

问：这些谎言部分是为了维持银行账户，对吗？

答：对。

问：在政府向你提供不起诉协议后，你与律师讨论了吗？

答：讨论了。

问：哈立德先生，这是一个是或否的问题。你的律师是否就不起诉协议的条款向你提供了建议？

答：是的。

问：在收到律师的建议后，你接受了不起诉协议吗？

答：接受了。

问：在交叉询问中你被问到一些关于我们会议的问题。你还记得吗？

答：关于什么，我们的会议？

问：我们的会议。

答：记得。

问：你记得我们大约有 19 次会议的确切日期吗？

答：不记得确切日期。

问：你记得我们在那些会议上的所有细节吗？

答：不记得所有细节。

问：你记得每次会议上我是否扎了马尾吗？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事情。你可能想记住其他事情，但我认为马尾不算。

法官说：你开启了关于马尾的话题。

施洛夫律师说：我确实开启了，但这不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事情，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不，我不记得。

问：在那些会议上，政府有没有问你关于 Crane 银行账户进出款项的问题？

答：具体的，我不记得。

施洛夫律师说：对不起。我没听清。

答：我说具体的，我不记得。

问：一般来说，政府在那些会议上有没有问你问题？

答：一般的问题，是的。

问：那些问题是否涉及你在 Crane 的工作？

答：是的。

问：你是否如实回答了政府的问题？

答：是的。

问：到 2021 年 5 月底，Crane 清算了至少约 1 亿美元的 G-Clubs 资金，对吗？

答：是的。

问：你是否将超过 200 万美元的 Crane 资金转入你自己的银行账户？

答：是的。

问：这 200 万美元或更多代表你根据 PFA 协议应得的清算资金的 2% 费用吗？

答：是的。

法官说：稍等一下。你说资金已清算时是什么意思？

证人说：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审核了一套文件，包括了解客户(KYC)的文件和发件人的保证文件，姓名已经过核查，付款已确认，这被视为清算付款。

法官说：继续。

莫里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问：你同意将你从这些资金中拿走的两百万或更多金额作为你所犯罪行的收益，没收给政府，对吗？

答：是的。

问：你被问到关于你在某个特定的联盟案件中提交的宣誓书的问题。你还记得那些问题吗？

答：记得。

问：那份宣誓书的日期是 2021 年 5 月 17 日。你还记得吗？

答：我可以再看一遍吗？

莫里律师说：施洛夫律师，你有那份文件吗？法官大人，我可以上前吗？

法官说：可以。

答：日期是 5 月 17 日。

问：在那份宣誓书中，你被问到——我相信是第五段——关于郭文贵在某些资金或实体中的财务利益。你还记得那些问题吗？

答：记得。

问：你说郭文贵在纸面上没有财务利益。你还记得吗？

答：对。

问：你说的“纸面上”是什么意思？

答：在形成文件和收到的电汇中，他的名字不是发件人。当我们要将钱汇给这些实体时，他的名字在 G-Clubs 的文件上没有出现。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想提交政府展品 411 和 411-T。对不起，它们已经提交了，我可能搞错了。稍等一下，是 413 和 413-T，根据协议提交，并且录音在周一由哈立德先生认证。

法官说：它们被接纳为证据。

( 政府证物 413 和 413-T 被接纳为证据 )

由检方莫里律师继续提问：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如果我们可以拉出 413 和 413-T 的第七页。如果我们可以从大约三分十五秒开始播放 413，并放大转录文本。陪审团的文件夹里没有这个转录文本。

( 播放媒体 )

问：洛夫特斯女士 ( 检方助理 )，请暂停一下。

哈立德先生，在这段 2021 年 5 月 12 日的通话中，你提到了一个 Pacific 传票。那是什么意思？

答：我相信就是这个。

问：在我们刚刚听到的录音中？

答：同一个传票。

问：你在交叉询问中提到的宣誓书，是你在回应太平洋联盟诉讼中收到的传票时提交的宣誓书吗？

答：是的。

问：在这份记录中往下看一点，你在这里最后一段中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读一下第一句并解释你指的是什么吗？

答：我们肯定要把它书面化。我们必须把钱不属于你或郭强写下来。

问：钱实际上属于一个实体，而不是郭文贵或郭强个人，对吗？

答：对。

问：这与你在太平联盟宣誓书第五段中的声明一致吗？

答：一致。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了。

在交叉询问中，播放了 G-Clubs 的一个潜在候选人面试的部分录音。你还记得吗？

答：记得。

问：当你对这个潜在候选人说 G-Clubs 的工作类型或职位性质时，你当时是为谁工作？

答：那时我已经建立了 Crane，所以我在 Crane 和 Saraca 工作。

问：在那段时间，你向谁报告工作情况？

答：王雁平。

问：你还被问到同时在 Saraca 和花旗银行工作的时间段。你还记得那些问题吗？

答：记得。

问：在那段时间里，你是否对每个雇主隐瞒了你在另一家公司工作的事实？

答：不，他们从未问我。

问：但当你 Saraca 工作时，你是否刻意不告诉 Saraca 你还在花旗银行工作？

答：我不担心 Saraca。

问：那花旗银行呢？当你仍然在花旗银行工作时，你是否故意不告诉花旗银行你接受了 Saraca 的工作？

答：是的。

问：你在与政府会面时是否告诉他们你在违反雇佣合同的情况下同时受雇于两家公司？

答：是的。

问：那是在你获得不起诉协议之前，对吗？

答：对。

问：在交叉询问中你被问到关于你的破产问题。你还记得那些问题吗？

答：记得。

问：你是否组织过针对你的破产管理人的抗议？

答：抗议？

问：对。

答：没有。

问：你是否指示过抗议你的破产管理人的孩子或前配偶？

答：没有。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这超出了范围。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继续。

问：你被问到关于 Crane 的所有权问题。你还记得那些问题吗？

答：记得。

问：在文件上或文书上谁拥有 Crane 的所有权？

答：是我。

问：你在 Crane 相关的业务决策中向谁报告？

答：王雁平。

问：如果有的话，谁参与了创建 Crane 公司？

答：王雁平，我相信 Victor 也想加入。

问：如果王雁平指示你将某人添加为 Crane 的员工，你会如何回应，如果你会回应的  
话？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会照做。

问：你被问到我们在直接询问中听过的各种录音。你还记得那些问题吗？

答：记得。

问：你被问到其中一个电话录音在一句话中间结束。你还记得那些问题吗？

答：记得。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请你调出政府的证物 417 和 417-T 吗？如果陪审团想跟着  
一起看，这些在他们的文件夹里。

我们将从记录的第 24 页左右开始。我没有确切的时间戳。这将是录音结束前的两分钟。  
完美。

( 播放媒体 )

问：洛夫特斯女士，可以暂停一下。哈立德先生，在这个录音转录文本中标注为余的人，  
你根据你参与这个电话的情况，认为他是谁？

答：余建明。

问：谢谢。我们可以继续。

( 播放媒体 )

问：哈立德先生，这个录音是否在一句话中间结束？

答：没有。

问：它是否在电话或会议结束时结束？

答：是的。

问：在这个会议结束时是谁在喊叫？

答：郭文贵。

问：你在交叉询问中被问到关于录音摘录中提到的董事会的部分。你还记得那些问题吗？

答：记得。

问：在 2021 年这个会议期间，你不会说普通话，对吗？

答：不会。

问：你也不懂普通话，对吗？

答：不懂。

问：Alex Hadjicharalambous 当时会说普通话吗？

答：不会。

问：也不懂普通话吗？

答：我认为不会。

问：在听这些录音的过程中，对于讲普通话的部分，你能够理解当时讲话者讨论的话题吗，撇开翻译，单单是实际的——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证人作证。

法官说：反对无效。继续。

问：仅仅专注于音频，你能在当时理解讨论的话题吗？

答：不能。

问：现在坐在这里，回顾翻译后的部分电话和会议内容，并知道当时说了什么，你对当时在这些会议上用普通话讨论的内容有什么感觉？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这些会议的相关性是什么？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能再重复一遍问题吗？

问：当然。我会稍微分解一下。在你录音的这些电话和会议中，某些部分的对话是用普通话进行的，对吗？

答：对。

问：在那时你不理解普通话部分讨论的内容，对吗？

答：对。

问：当时没有人给你翻译或告诉你讨论了什么？

答：没有。



问：现在有了这些电话和会议的翻译，并且审阅了这些内容，你对当时在电话和会议中用普通话讨论的内容有什么感觉？

施洛夫律师说：同样的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

答：秘密计划转移资金，把我们所有人都推到前面。

问：你说的把我们所有人推到前面是什么意思？

答：Alex 是账户签字人，是贷款文件的签字人。我是银行账户的签字人，他们只是使用这些名字，使用这些账户，显然背后有一个局和结构，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可以允许我稍微休息一下吗？

法官说：允许。

莫里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

法官说：交叉复询。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交叉复询：

问：你刚才再次播放了这个电话，417，对吗？请把转录文本拉出来。它会出现在你的屏幕上，也会在陪审团的屏幕上。你在 2021 年 4 月录制了这个电话，对吗？

答：对。

问：你把这个电话录在哪里？

答：在我的手机上。

问：你录音是为了一个目的，对吗？

答：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不是。

问：你没有原因地录音？

答：我只是想保留记录。

问：你想知道你在保留什么记录，对吗？

答：对。

问：这个录音是外语录音，对吗？

答：什么？

问：这是外语录音，对吗？

答：是的。

问：你从未使用谷歌翻译来弄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吗？

答：我只对最后一段感兴趣。

问：无论你对哪段感兴趣，先生。我的问题只是你是否使用了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如谷歌翻译，来弄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以确定它是否对你有帮助？

答：对什么有帮助，不。

问：无论你录音的原因是什么。我的问题是你是否使用了谷歌翻译来弄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答：没有。

问：你根本没听过录音？这是你的证词，对吗？

答：你是什么意思，听录音？

问：你做了录音，对吗？

答：是的。

问：你与莫里律师讨论过这段录音，不管她那天有没有扎马尾辫，你们讨论过这段录音，对吗？

答：在事后，我们开始会面时，讨论过。

问：当你与她讨论时，她有这份翻译文本，对吗？

答：对。

问：你在录音一年多后与她讨论过这段录音，对吗？

答：对。

问：你一直保存这段录音，对吗？

答：对。

问：你把这段录音给了你的律师，以便他们可以把它交给仲裁员，对吗？

答：对。

问：这段录音在仲裁中播放过，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如果你知道的话。

答：我不记得了。

问：这份文件的英文版在你亲自出席的仲裁中被提交为证据，对吗？我提醒你，你在宣誓之下？莫里律师说：反对，根据我们在法庭旁讨论的内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了。

问：这是仲裁中的主要证据之一吗？

莫里律师说：同样的反对。

问：让我换一种方式问。你把这段录音给了你的律师，对吗？

莫里律师说：问题已经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的律师会说普通话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你的律师会不会说普通话？

莫里律师说：问题已经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今天你在这里作证时，你说在见到莫里律师之前你不知道这段录音的英文内容，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曲解了他的证词。

法官说：我会允许这个问题。

答：我还是不记得。

问：你作证说这通电话结束了，录音也因此结束，对吗？

答：是的。

问：在你录制的每段录音中，只有你可以选择继续录音或结束录音，对吗？

答：对。

问：你现在作证说你在这次谈话中有秘密计划，对吗？

答：现在坐在这里，是的。

问：现在坐在这里，对吗？

答：是的。

问：现在坐在这里，你的利益完全与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一致，对吗？

答：我不知道他们的利益是什么。

问：你不知道他们的利益是什么？

答：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检察官的利益是什么？

答：我不知道。

问：你见过我吗？

答：没有。

问：你有没有和我坐下来一共 19 次审查过任何录音？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些了。

施洛夫律师说：我不这么认为。

法官说：我们还不知道证人是否见过施洛夫律师。

答：没有。

问：那你见过卡马拉珠律师吗？他就在这里。

答：谁？没有。

问：那你见过那个年轻人，基尔加德律师吗？

答：没有。

问：你唯一谈过的人就是莫里律师，对吗？

答：不对。

问：她的团队？

答：还有其他人。

问：19 次？

答：对。

问：每次多个小时？

答：对。

施洛夫律师说：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在重定向审问时只有一个问题。

重定向审问

由检方律师莫里律师进行

问：哈立德先生，你知道克兰转给罗尔和米切尔，亚伦·米切尔的约 4600 万美元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这些钱在转给罗尔和米切尔之后发生了什么吗？

答：不知道。

再交叉询问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进行

问：这不是你的钱，对吗？

答：对不起。

问：这些钱与你无关，对吗？这不是你的钱？

答：对，不是。

问：对。不管王雁平告诉你什么，还是郭文贵告诉你什么，或者余建明告诉你什么，还是何浩然告诉你什么，直到仲裁员做出裁决，你都不会放开这笔钱，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范围，形式。

法官说：因范围问题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法官说：谢谢你，先生。你可以退席了。

( 证人退席 )

法官说：你可以传召下一个证人。

费根森律师说：政府传召吴敏然。

吴敏然，政府传召的证人，在宣誓后作证如下：

法官说：请坐下，说出你的名字并拼写出来，把麦克风靠近嘴巴。

证人说：我的名字是 M-I-N-R-A-N。我姓 W-U。

法官说：请说出你的名字。

证人说：我的名字是吴敏然。

法官说：你可以提问。

直接询问

由检方费根森律师提问：

问：下午好，吴女士。

答：下午好。

问：请尽量直接对着麦克风说话，提高音量，为了法庭记录员，请尽量慢慢说。可以吗？

答：好的。

问：你住在哪个州？

答：新泽西州。

问：你做什么工作？

答：现在在家。

问：你最后一份在家的的工作是什么？

答：梅西百货。

问：你曾经是郭文贵的追随者吗？

答：是的。

问：你现在还是郭文贵的追随者吗？

答：不是。

问：看看法庭周围，你今天在这里看到郭文贵了吗？

答：是的。

舒里克律师说：我们承认，法官大人。

法官说：很好。

问：吴女士，你说你现在住在新泽西州，你出生在哪里？

答：中国。

问：你什么时候来到美国？

答：2001年。

问：你为什么来到美国？

答：跟随我丈夫。

问：有没有什么时候你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兴趣？

答：有。

问：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是什么让你对中国政治产生兴趣吗？

答：我的家庭历史和我母亲和父亲的疾病和去世。

问：当你父母生病和去世时，他们在哪里？

答：中国。

问：他们在中国生病期间的经历是什么让你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兴趣？

答：他们因为过度治疗而去世。他们都因为过度治疗去世，这个过程充满了欺骗，金钱和权力，非常痛苦。

问：吴女士，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郭文贵的？

答：大约在 2018 年。

问：你是怎么听说他的？

答：我看了他的视频。

问：你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答：他站在酒店 18 层的露台上，说了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情，称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中国共产党很邪恶。

问：在看那个视频之前，你听说过郭文贵吗？

答：没有。

问：你说这个视频是在 2018 年，对吗？

答：我想是的。

问：在那一年和 2019 年期间，你多长时间看一次郭文贵的视频？

答：不常看郭文贵的视频，其实很多是看高雅丁的 Luna 新闻。在那个节目里，Luna 介绍了很多关于郭文贵和他周围人的事情以及他们的活动。

问：到 2020 年时，你多长时间看一次郭文贵的视频？

答：2020 年，大概 2020 年，我想我从每周看两次变成每天都看。

问：吴女士，郭文贵说了什么关于他的财富的事情吗？

答：他说他很有钱，非常有钱，是个亿万富翁。

问：他说了什么关于他公寓的事情，你在视频里看到的那个公寓？

答：他说公寓很贵，但你不能只因为有钱就进入那个酒店，那个公寓。你还需要有很好的社交网络来介绍你进去。

问：他说了什么关于他穿的衣服？

答：衣服？Brownny。

问：对不起。

答：品牌是 Brownny，很多西装是他的品牌。他还说这些都是定制的，不是零售的。

问：他说了什么关于他吃的东西？

答：像是草莓。有一次他说草莓每个 5 美元或 10 美元。还有一些从公海捕捞的海鲜，他说有些几乎濒临灭绝。

问：吴女士，你熟悉法治基金吗？

答：听说过，知道。

问：那是什么？

答：应该是为了新中国建立的基金会。

问：大约什么时候建立的？

答：我想应该是 2029 年，抱歉是 2019 年。

问：据你了解，谁创立了它？

答：郭文贵和史蒂夫班农。

问：郭文贵说过什么关于捐赠他或他家人的钱给法治基金的事情吗？

答：他说数亿美元。

问：吴女士，你说过他谈论过他有多富有，对吗？

答：是的。

问：你相信郭文贵可以捐赠一亿美元给法治基金吗？

答：是的，当时是的。

问：你捐赠过给法治基金吗？

答：是的。



问：大约捐了几次，总共捐了多少？

答：我想应该是六次，总共是 1200 美元。

问：如果郭文贵没有捐赠一亿美元给法治基金，对你来说重要吗？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是的。

问：为什么？

答：他撒谎了。

问：吴女士，是否有一段时间你尝试购买 GTV 的股票？

答：我投资了 VOG。

问：大约是什么时候？

答：2020 年 5 月。

问：你通过 VOG 投资了大约多少钱？

答：14,000 美元。

问：你把 14000 美元寄到哪里了？

答：VOG，Sara 的账户。

问：你是一笔转账还是多笔转账？

答：多笔。

问：为什么要多笔转账？

答：我尝试只做一次转账，但银行拒绝了。

问：银行告诉你为什么拒绝转账吗？

答：我是在线操作的，所以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拒绝的信息。

问：吴女士，你记得你用来将 14000 美元汇到 VOG 的账户名称吗？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她的账户还是目标账户？

问：你的账户，你用的账户？

答：我用了几个账户，我自己的名字，联名账户，还有一个公司的账户。

问：那个公司的名字是什么？

答：Wonder Invest, 有限责任公司。

问：吴女士，Wonder Invest, 有限责任公司是什么？

答：实际上这个，我有这个银行账户很久了。很久以前我丈夫创建了这个公司。后来他把这个公司交给我操作。

问：吴女士，你为什么把钱汇到 VOG 银行账户？

答：为了 GTV 的股票。

问：你为什么认为汇钱给 VOG 就能得到 GTV 的股票？

答：郭文贵说的。他说如果你有超过 10 万美元的钱，就去找他。如果钱少于这个数目，就找 Sara。

问：你为什么想要获得 GTV 的股票？

答：郭文贵说 GTV 将是未来新中国的基础。你无法想象它会有多伟大，多有利润。

问：郭文贵说过什么关于 GTV 投资者利润的事情吗？

答：他说过很多次，每次的数字都比上一次高。我记得第一次可能是 17 倍，然后我记得是 100 倍，后来我就没再关注了。

问：当时你相信你的投资会非常有利可图吗？

答：我认为 10 倍是有可能的。我觉得 100 倍可能有点不切实际。

问：郭文贵说过什么关于 GTV 价值的事情吗？

答：我记得是 200 亿。

问：吴女士，郭文贵说过什么关于私募的事情吗？

答：他说这次私募是我们普通人一生中唯一的机会。为了给我们争取到这个机会他做了很多。

问：你以前参与过私募吗？

答：没有。

问：吴女士，郭文贵对 GTV 投资做出了什么个人保证吗？

答：你能重复一下吗？

问：郭文贵对 GTV 投资做出了什么保证吗？

答：他说他保证我们所有的本金。

问：你说他谈论过他有多富有，当时你相信他吗？

答：当时相信。

问：吴女士，郭文贵说过什么关于将 GTV 投资者资金投到对冲基金的事情吗？

答：我从未听说过。

问：你自己投资过对冲基金吗？

答：没有。

问：如果你知道郭文贵将 GTV 投资者的资金投到对冲基金，你会投资吗？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不会。

问：吴女士，你最终拿回了你的 GTV 投资吗？

答：我从 SEC 那里拿回了一些退款。

问：你是拿回了百分之百还是少于百分之百的退款？

答：大约 92%。

问：郭文贵还清了剩下的 8%吗？

答：没有。

问：吴女士，你曾经是一个农场的成员吗？

答：曾经是的。

问：实际上，吴女士，请稍等一下。回到 SEC 退款的问题，你对为什么从 SEC 拿回退款有何了解？

答：这项投资是非法的，所以在 SEC 的监督下。SEC 退还了所有投资者的钱。

问：你什么时候收到退款的？

答：2023 年，我不记得月份了。

问：吴女士，为了从 SEC 拿到退款，你需要做什么吗？

答：SEC 给我发了邮件，说了一些关于退款和他们为退款过程设立的公平基金的事情。我需要填写表格，提供我的电汇单据和关于 VOG 的协议，然后提交表格。我想就这些。我不记得其他的了。

问：吴女士，你刚才说你是一个农场的成员，对吗？

答：是的，曾经是。

问：你曾经是是哪个农场的成员？

答：MOS。

问：MOS。MOS 代表什么？

答：香草山 ( Mountain of Spice ) 。

问：你什么时候加入香草山或 MOS 的？

答：2020 年六月或七月。

问：MOS 的基地在哪里？

答：纽约市。

问：谁领导 MOS 农场？

答：当时是夏启东。

问：请你拼一下这个名字，吴女士，好让法庭记录员记录？

答：X-I-A, Q-I-D-O-N-G。

问：夏启东还用过什么其他名字吗？

答：长岛或长岛伟哥。

问：那是什么意思？

答：长岛是指 Long Island。伟哥是指伟大的兄弟。

问：吴女士，你对长岛是如何成为 MOS 农场的领导有何了解？

答：郭文贵选择了他。

问：你怎么知道的？

答：他说的。

问：当你说他说的的时候，指的是谁？

答：郭文贵。

问：他在哪里说的？

答：在他的视频里。

问：据你了解，谁选择了所有的农场领导？

答：郭文贵。

问：你理解是谁给他们指示的？

答：郭文贵。

问：吴女士，你在 MOS 农场做过什么志愿工作吗？

答：翻译。

问：什么是农场贷款计划？

答：我们成员借钱给农场，以获得 GTV 的股票。

问：你为什么认为借钱给农场会让你获得 GTV 的股票？

答：他说的。

问：当你说他说的，你在说谁？

答：郭文贵。

问：郭文贵说过什么关于为什么你必须用贷款而不是直接投资 GTV 的事情？

答：他说 GTV 的私募已经结束了，所以他为我们创造了另一个投资 GTV 股票的机会。

这是获得 GTV 股票的第一步。

法官说：稍等一下。

( 暂停 )

法官说：我们现在得停下来。

你可以出去，但不要讨论你的证词。你明天会回来。9:29 你会在座位上。

( 证人暂时退席 )

法官说：各位陪审员，早些时候我问过你们，下周一、二、四和五，你们能否在 9:30 到 5:00 之间来，这样我们就需要延长审判。有没有人不能做到这一点？

陪审员：如果可以，我们有一个请求。

法官说：好的。可以。

陪审员：多种原因吧，我们请求能否把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分成两个半小时的休息，一个在 11:30，一个在 2:00。

法官说：我们可以有两次休息。我不确定是否会完全按照你提到的时间，但我会把它们分开。

陪审员：我们中有些人坐不了很长时间。

法官说：明白。好的。那么今天的工作就到此为止。记住，你们不能在自己之间或与其他人讨论这个案件。不要允许任何人在你们面前讨论这个案件。不要听、看或读任何关于本次审判主题的任何来源的信息。祝你们晚上愉快。

法务助理：陪审团退场。

( 陪审团不在场 )

法官说：在我们结束之前，还有什么事情吗？

莫里律师说：政府没有其他事情。谢谢。

舒里克律师说：辩方也没有，法官大人。

法官说：祝你们晚上愉快。谢谢。

( 休庭至 2024 年 6 月 13 日，上午 9:00 )

审问目录

审问对象： 页面

海瑟姆·哈立德

施洛夫律师交叉询问 2205

莫里律师重定向询问 2349

施洛夫律师再交叉询问 2363

莫里律师重定向询问 2368

施洛夫律师再交叉询问 2368

吴敏然

费根森律师直接询问 2369

政府证物

证物编号 收到

413 和 413-T 2355

被告证物

证物编号 收到

60529 ..... 2338

60535 ..... 2313

60539 ..... 2245

60540 ..... 2332